

刊選劇戲代現

# 集曲戲寬池菊

譯如九黃

行印局書華中

# 菊池寬戲曲集目錄

— 1 —

藤十郎的戀	一
玄宗的心情	三七
義民甚兵衛	七一
丸橋忠彌	一三三

— 目錄 —

# 菊池寛戲曲集

## 藤十郎的戀

人物

坂田藤十郎

京都萬太夫戲院的臺柱，被稱爲「三津總藝頭」的名人。

霧浪千壽

主要的旦角，年輕而美麗。

中村四郎五郎

同院的名角

嵐三十郎

同上

澤村長十郎

同上

柏崎源次

同院飾小旦的

霧浪阿福 同上

坂田市彌 同上

小野川宇源次 同院飾小生的

藤田小平次 同上

仙台彌五七 同院的丑角

服部二郎右衛門 同院的扮演惡徒者

金子吉左衛門 同院的編劇者

萬太夫戲院的少太夫 同院的主人

舞臺監督

舞臺助手二三人

其他多數之小生及變童

宗清館的侍女們

宗清館的女主人 梶娘 將近四十歲的美麗的主婦  
其他不重要的人物二三人

時代

元祿十年前後

場所

京師四條河原中島

## 第一場

四條中島 京都萬太夫戲院所附屬的宗清茶館的大廳。二月杪的一晚。萬太夫戲院的演員們，爲三月出演的戲劇，主辦着一個宴會。許多點着百枝蠟燭的銀燭臺，成列地排立着。舞臺左方壁龕之前，悠然坐在鑲鍛的坐墊上的是坂田藤十郎。

他是一個用「茶釜」（註一）束髮的白皙的美男子。內穿灰色縐綢的長袍，外罩黑色印着極小雙面人物的加賀絹夾套，腰束特染中國褐色的疊帶。藤十郎的右邊，坐着班中主要旦角霧浪千壽。他在白綢襯衫的上面，穿着一件紫色縐綢的夾長袍，外披天鵝絨的套子，頭戴紫色田野帽，那種艷麗的風情，真和女子一般無二。在他們兩人的左右，中村四郎五郎，嵐三十郎，澤村長十郎，柏崎源次，霧浪阿福，坂田市彌，小野川宇源次，藤田小平次，仙台彌五七，服部二郎右衛門，金子吉左衛門等排成一列地坐着。坐席的末尾，有小生角色和變童等美少年侍坐。萬太夫戲院的少太夫，周旋於杯盤之間。

當幕開時，小生角色的一人敲着鼓，五人依照「隆達節」的曲譜，合唱左列的小曲。

「和人誓約，約可輕而不可破！試看枝頭紅葉，輕重誰先落？重葉終先落！」

（曲終，演員們拍手稱讚。左方的紙門推開，宗清的侍女，手持紅籤信箱入。）

侍女 藤十郎先生有信來了。

少太夫 （在中途接受。）好像火急的事似的。（遞給藤十郎。）

藤十郎 （接信）哦！真像有火急的事。讓我看看，對不住諸位！呀，漣子君，自巢林寄，那一定是近松先生的信了！（口中默唸，到末尾聲音提高。）「這回的新戲，我也在掛念，所以差人急急送信給你。假如你敗在少長君手裏，不獨你失了面子，就是所謂歌舞劇的淵源京都歌舞劇的令名，也將坍塌；深望你不要疏忽，專心一志用功！」（沉思片

刻，又復重讀。」「京都歌舞劇的令名，也將坍塌。」……  
哼！怎麼可以失敗呢？哈哈……不過近松先生是我想我  
藤十郎好，所以才這樣操心。

千壽

（說話也像女子。）是哪。這次的新戲，近松先生他也三天三夜，肝腦都絞碎了。對於我們的敵派，的確不能輕輕放過。

彌五七

（以一種丑角似的誇張的姿態。）這是空前所未有的「私情」戲了！日本扮演逛妓女的頭等角色藤十郎，這回要變相，用心演情夫了！假使逛妓女是春宵的戀，那就是暑熱的盛夏的戀，是要燙焦身子的熱戀。

四郎五郎

與其說是盛夏的戀，還不如說是可怕的嚴冬的戀，是拼了性命的戀。



三十郎 真是拼了性命的戀，只要有一點兒差池，就不得不斃死在栗田口那兒，真是可怕的拼了性命的戀！

源次 昨天路過宮川町，在我們前面有兩個像是賣香料的商

人，一面走一面高聲地談話。他們說：一向演嫖客妙到沒一點兒破綻的藤十郎，這回演情夫，不知是怎樣逃生，一定有一番本事，使看客們驚嘆。

長十郎 那些公卿們，每年看了藤十郎浮薄的表演，就罵倒他說是不堪；這回看了新排的戲，更要駭倒了。

二郎右衛門 我想到這戲上演以後，定能給半左衛門戲院今春以來大叫座的中村七三郎，吐他一口大唾沫，心裏真快樂！那些被半左衛門戲院吸引了的觀衆，仍舊可以拉回到萬太夫戲院來，心裏真高興！

四郎五郎 可是這次演這翻新的戲，藤十郎的苦心，也就非尋常

可比。這次門左衛門先生，將以前那些逛妓女，男色，打趣，等等的歌舞劇的傾向，根本推翻；而且將京都有名的袈畫匠的韻事，照樣地穿插進去。這樣的新戲，還能當得住嗎？

少太夫

（一邊得意。）四郎五郎君說的不錯！（一邊膝行至藤

十郎前。）請你再受我一杯，作為預祝。演嫖客的手法，你是日本獨一無雙；想來你演這個越禮之戀，也有特別的興趣。哈哈……

藤十郎 （聽了演員們的談話，漸露不快，接着少太夫的敬酒，只

默默飲乾。）

千壽

（感覺了藤十郎的不快，畧為轉圜。）真的和少太夫說

少太夫  
的一樣，藤十郎先生在這方面，一定有成竹了；我們只要依他所說，傀儡似的動作好了。

（因千壽的話而得了力似的。）比起這次的新戲，他們大叫座的「傾城淺間嶽」簡直是淺薄無聊極了！……到底是門左衛門先生，才能寫私通的新劇；也虧得是坂田先生，對於這種異樣的戀，怕是有一些經驗罷？哈……

藤十郎  
（從剛才起，更現得不愉快，似乎被少太夫末尾的話所傷，而帶怒意。）那有這樣的事？我藤十郎雖然天生好色，但是和人家的妻子親暱的事，還從來沒有過。

少太夫  
（本來是想湊湊興趣的，不料反被奚落，覺得敗興而沉  
默。）

千壽（再爲轉圜。）坂田先生說的不錯，就是我千壽，也從來

沒有和有夫之婦通過私情。

其他的演員（一齊哄笑。）

彌五七 誰也一樣呀！除非是患了女人飢荒；不然，與其幹那偷人

家老婆的危險的事，那些宮田町的歌女，室町的年青寡婦，祇園的鶯娘，四條五條的窰子，還有那些同道演戲的姑娘，不是和星一樣的多嗎？哈哈……

源次 可是人家說：「一偷二妾三婢四妻。」偷情別有一種滋

味，不能說人家的女人，可以輕易割捨的。

長十郎 這麼說你似乎有些經驗。

源次 那來的話？不過如果大家都怕磔死，世間應該沒有姦夫

了。但是你看這回劇中的茂右衛門，這不是沒有絕迹的

證據嗎？色情這回事，的確是古怪的，哈哈……

少太夫（想隱藏自己的悶氣）席上太冷靜了……喂，小哥兒們，舞一回「連舞」罷！

少年演員三四人 是！（起立而舞。）

藤十郎（默默無語，像是在用心於戲文；等到大家的注意，集中在連舞的時候，私自起立，開了正面的紙門，悄悄地退至廊下。）

（少年們繼續舞着，鼓聲愈烈，演員們都帶浮氣。）

彌五七（很可笑的樣子立起。）我也加入連舞罷！

四郎五郎 好看的小哥兒們，禿頭的彌五七君，這是有趣的湊合呀！我來打鼓罷！

（彌五七用滑稽的姿態，和少年們齊舞。在一齊的笑聲之中，

舞臺旋轉。

第二場

宗清茶館的偏房。左手可以看到鴨河的一部，右手有長廊通正室。絹燈的光輝，照見艷麗的陳設。

幕開，藤十郎挽着手在右廊下慢步，時而停步沉思，時而倚柱默想。又走二三步，試作簡單的動作姿勢。漸近偏房，開了紙門。見室中無人，然後悄悄地走入，取出懷中的紙張。

藤十郎（一面讀那紙張，一面試作姿態。）到了這一步，縱使是水火的苦痛，……（似乎不大得力，擲紙而思。隨後試作握住女人的手的樣子，將紙展開，定睛瞧看。）縱使是死，只要和你同伴，我也不怨。……（又復絕望似的投去紙

張，抱頭凝思。隨後轉移心緒，起立默默地動作。終於感覺工夫不如意，雙手置於身後而坐，低低地太息。最後竟中止練習，從龕前挪來圍椅，將右肱靠住，躺在椅上。）

（舞臺沉默少頃，小鼓大鼓的響聲，由正室的大廳，微微地送來。藤十郎靜閉着雙眼，忽聞廊下足音，略一張目，取紙自覆臉上，假裝睡着。廊下走來的是宗清的主婦梶娘，她輕快地走近，順手推開紙門，見藤十郎而驚駭。）

梶娘 呀，是藤先生嗎？我這麼粗莽，真對不住！（頓時欲去，旋復

有所注意似的。）使女們真不管事！躺在這麼冷的地方要受涼的，讓我來給他蓋一床被罷。（從室隅壁櫥裏取棉被。）

藤十郎 （知道是宗清的主婦，好好坐正）啊！是女主人嗎？我太

失禮了！

梶 娘 這算甚麼呢？請你躺下睡一會罷！

（藤十郎忽然注視梶娘的臉，她那雪白的玲瓏的臉上，修眉美俏。藤十郎的雙睛，漸由恍惚變成險峻。梶娘對於藤十郎奇妙的緊張，絲毫沒有留意，將綢被從藤十郎的背後，輕輕地給他蓋上。）

梶 娘 好，請睡罷！我到那邊去叫使女們給你拿些茶水來（從容欲去。）

藤十郎 （瞳孔漸漸發光，定睛望着梶娘走出，忽然想着了甚麼似的，從後面叫住她）梶娘！梶娘！請你等一下！

梶 娘 （略爲吃驚，但很坦白。）你有甚麼事嗎？（坐下）

藤十郎 （將被掀在後面。）稍爲有點事，不曉得你的意思怎麼



樣，還可以再近一點嗎？

梶  
娘

（略感不安，委縮而不十分走近，可是仍很坦白。）這麼一本正經，到底是甚麼事呢？哈哈……

藤十郎

（語聲雖低，却強而有力量。）稍許有點瑣事，請你再靠近一點罷！

梶  
娘

藤先生，你這正經的樣兒，好像是有天大的事。（驢行近前）已經這麼近了，有什麼事呢？

藤十郎

（變成十分正經）梶娘！今天你肯聽藤十郎的懺悔嗎？這事我藤十郎二十年來都瞞着你，今天總想你聽一下。想起來已經是往事了，你十六歲我二十歲的那年秋天，祇園祭的時候，我和你在河邊的棚屋裏，一同舞連舞，你還記得嗎？（注視梶娘。）

梶 娘

（回想往事，忽若恍然）啊，那個時候！

藤十郎

我是那時初次見你的，本來我聽過人人都這樣說：宮川的歌女梶娘，無論怎樣美麗的旦角，也及不上她的脚底。可是我遇見你以後，覺得你的美遠在傳聞之上。連我這平日自滿的藤十郎，和你同舞起來，身子像要退後似的。（俯首）

梶 娘

（面赤如火，低頭無語。）

藤十郎

（非常緊張。）自從那時起，我就想着你是世間少有的美人。

梶 娘

（頭愈低垂，身體微顫。）

藤十郎

（男子在熱戀時，似乎不能有的那樣澄清而冷靜的目光，刺刀似的瞪住垂頭的梶娘；僅只聲調，帶着熱情的顫

梶  
娘

慄。自從想念了你以後，時常想找個機會和你說說；可是小徒弟要受師父嚴厲的管束，我的身子，一刻也不能自己作主。心裏的相思，雖然如火，也只好等待時機。我正這樣設想的時候，不料你不上二十歲，就做了此地的主人。清兵衛君的情人！那時我心裏的苦痛，現在回憶起來，胸口還要漲裂似的。（說時藤十郎現出苦悶得似乎不能安坐，但他的眸子，仍放出品瑩的冷光，險惡地瞪住女人的呼吸和神色。）

（似乎少許平靜了一些，頭半擡上。已經蒼白了的臉色，因反動而漸露淺紅，雙目火一般灼熱。）

藤十郎  
（只有語調帶了熱情的抖顫。）你已經做了人家的妻子，還要對你愛慕，這是不應該的事。可是無論我怎樣去

梶  
娘

壓制心情，而這常人的相思，老止不住。二十年之間，有時聽到你的消息或是見到你的面，對於你的事，從沒有一日忘記過。（他用勝過舞臺所表演的巧技，帶着調戲人家妻子的恐怖和不安，逼近驚顫得如同小鳥的梶娘。）但是我藤十郎雖說是好色，也總想不要犯上愛慕有夫之婦的罪過，因此早晚老按住這顆火燒一樣的心。……不過現在我是四十五歲了，死日已經將近。這樣的戀愛，隱忍了二十年的戀愛，今生一句也不說，到那世和誰去說？我這麼想時，心亂得真要發狂。梶娘！你如果可憐我藤十郎，請你說一句溫情的話罷！梶娘！（真如發狂的苦悶，挨近着她，眸子却仍和刀一般的澄澈。）

噢——喔！（僅喊了這一聲，俯伏而泣。）

藤十郎

（注視俯泣的梶娘，唇邊浮着冷寞的表情，聲調和動作却含有男子狂戀的熱情。）唉，梶娘！你聽了我的本心話，對於藤十郎的戀，毫不覺得可憐嗎？二十年來，忍而又忍的戀，不也可憐嗎？要是這樣，你是鐵石的人了！

梶娘

（啜泣而不答。）

（兩人默然，少時，追逐燈光而來的千鳥的鳴聲，銀剪似的響在近處。）

藤十郎

（有如自嘲，發出冷笑。）我真太唐突了！不過你對於藤

十郎切逼的熱戀，冷冷地洒落，也真是硬心的人啊！舞臺上關於色情方面，藤十郎可算日本無雙，然而在你面前，竟遭白眼了。哈哈！

梶娘

（突然擡頭，顏色慘淡，聲音低微得幾乎聽不到了。）那

末，藤先生你說的都是真話嗎！

藤十郎

（現出死一般的蒼白）甚麼，難道我是玩話嗎？向人家的妻子談情，是拼性命的戀愛啊！（他一半蹲着，膝部微顫。）

（梶娘似乎下了最大的決心，火灼的目光，望了藤十郎一眼，移身將絹燈一口氣吹滅。黑暗中可怕的躊躇和沉默，起於兩人之間。梶娘週身震顫，在等待那男的走近。藤十郎也眼圈兒發紅，兩脚微顫。他起立漸走向梶娘，梶娘表現最後的決心；可是他從梶娘身邊一溜而過，摸索地走到廊下。）

梶

娘

（發覺他將去）藤先生！藤先生！（一邊低喚，一邊追去

捉他。）

（藤十郎見梶娘趕來，忙將背後的紙門關住。梶娘抓住紙門，

苦悶而痛哭。藤十郎略現狠狠之色，獸也似的逃去。但聞千鳥的鳴聲，和着梶娘的哭泣。）

### 第三場

第二場的七日之後的一日，事在萬太夫戲院的戲房。左邊望見各演員的房門，其中最注目的是藤十郎的房間，掛着盆梅花紋的暖簾。正中是舞臺助手的房間。右手有門通萬太夫戲院的舞臺，垂着淺黃色的暖簾。那邊的舞臺似乎還沒有開幕，鼓聲笛聲，斷續地送來。揭幕時低級演員及雜役五六人，忙着跑來跑去。舞臺助手搬着衣物。送進演員房間去。

萬太夫戲院的少太夫，從藤十郎房間走出，與舞臺監督相遇，彼此招呼。

監督 恭喜！今早天亮時分，還不知有沒有到六點鐘，門口客人就已經擠滿了。

少太夫 恭喜！真只有藤十郎！這兒的花姑娘們都說：他做情夫的樣子，使人禁受不住。

監督 這怕要給半左衛門戲院的人，氣得張開口罷！有這麼好的聲價，不要說一百天，就繼續演兩百天也可得。

少太夫 真是可喜的事！不過戲院裏要當心，不要疏忽！在客人擁擠的時候，常常有火災盜難等事發生。

監督 是，知道了！

（兩人分左右走開。右門一個徒弟帶着一個形似店員的男子走入。）

店員似的男子 （向監督）喂！藤十郎先生的房間在那裏？



監督 就在那邊，你是那裏來的？

店員似的男子 我是四條室町備前家的彫計。

監督 哦，你是室町大老闆差來的嗎？左手第二間房就是，走進

去罷！

店員似的男子 就是那個有盆梅花紋的罷？

（店員走入藤十郎的房裏。間壁房中，中村四郎五郎扮了袴

畫匠以春，柏崎源次扮了使女玉娘出。）

四郎五郎 （捉住源次的衣袖，略加做作。）我和你串演的一節，

總不大好，今天是第三天了，還是不成。昨天我去請教藤

十郎，他說最要緊是自己練習。現在幕還沒有開，你可以

和我練一遍嗎？

源次 容易的，隨便幾遍都可以。你去請教藤十郎，他總是生硬

硬的。他的定規的回答，就是叫你自己練習。

四郎五郎 前年山下京右衛門要到江戶去，來和藤十郎辭行。他

說：「我是萬事學你，因此藝道進步不少。」藤十郎還是他那副素來的神氣，微縐着眉頭，笑也不笑一下，回答他道：「你去學人，必定在你所學的人之下，你還是自己專心用功罷！」那一回京右衛門的沒趣現在想起來都還可笑的。

源次 我們不要等到藤十郎來發話，先練習罷！

四郎五郎 〈忽然裝起演戲的做作〉「看我不放你走的老婆的嫉妒，雖然像餛飩裏夾着胡椒，我也不管。身上不要說是青紫，就是變了茶色，只要是因爲你，我也情願。」

源次 〈裝着演戲的神氣答應〉「聽你的便罷！我會告訴藤

姐。喂，燦姐！燦姐！

四郎五郎（還繼續先前的姿勢。）「唉，太吵了，燦姐那張嘴，會吵得很利害的。」（忽然又回復平常的姿態）唉，這地方總弄不好！

（戲院茶室的鴛母，帶着年青的花姑娘，從左門入。）

鴛母 啊，源次先生！我們來得正好。這就是上回我說起過的東洞院近江家的姑娘。

源次（不安地向着四郎五郎）現在就要開幕了，等到下回罷！

鴛母 太無情了罷？特地跑到戲房裏來，也該稍爲談談話。

源次（怯怯地對着姑娘）難爲你走來。

花姑娘（同樣的羞怯，垂頭默默。）

鴿 來，請到我茶室裡來一下！真只有一會兒工夫，不耽誤事的。

源 次 不能彀，馬上就要開幕了，

鴿 母 那裏就會開幕？請來！（強拉着源次的手，同花姑娘從左門退。）

（仙台彌五七扮了助右衛門，和扮着小伙計的三四個戲子，一齊由右門走入。）

甲 現在的姑娘們真不可隨便她，她愛上了戲子，竟會厚着臉走到戲房來。

乙 不過總是運氣了柏崎君，給童真的姑娘這麼愛上他，該可以無憾了，哈哈！

丙 但是看客很多呢！擠得房子都要坍倒似的。

四郎五郎 (失了配角源次，茫然立着。) 這熱鬧的狀況，給江戶的少長看看就好了。

彌五七 真呀！比起這戲來，「淺間嶽」那一類的戲，簡直是小孩的玩意！

四郎五郎 「淺間嶽」(注二)冒出的煙，也漸漸的稀薄了！哈哈……

(霧浪千壽扮着美麗的燦姐，從房內悄悄走出，身後隨着一個侍僕。)

彌五七 昨天偶然聽到一個謠言，說是藤十郎君對這回戲表演不遂意，終於向某家茶館的女主人，用了一番情，然後才領會了情夫的心情和動作，這話真嗎？

四郎五郎 我不知它的真假，千壽君想必聽見，這謠言是不是真

的？

千壽

我也聽到過，不過藤先生閉着口甚麼也不說。但是那天晚上在宗清館宴會的時候，藤先生託辭要去做練習工夫，中途離了席。等到你們一個個爛醉了，退到別的房屋以後，藤先生顏色蒼白，喘息地回到席上來，立地用大杯乾了三四杯酒，然後對我說：「千壽，看住罷！這戲的演法，我已經得竅了。」那晚那種可怕的神氣，一點也不像平日的藤先生。……（千壽側耳傾聽，覺得宗清館的梶娘，已從左門走入，隨即住口。）

彌五七

（裝作丑脚的神氣）哦，是梶娘太太請進來！我正要問你；藤十郎君做練習工夫的時候的配角，可就是你嗎？

梶娘

（緊張而帶羞慚）這是甚麼話？你可是要從草叢裏面

去搜尋木棒？

彌五七

（仍用丑角的態度）有人說藤十郎君研究這戲的演法，假裝向人家的妻子調情；等到對方已經順從，他就逃走了。你可知道這人是誰？

梶娘

（雖是羞愧而態度不亂）即使是假裝的，只要做過一次藤十郎君的情侶，這也是女子一生值得的事呀！

彌五七

啊！你說得好，哈哈！……

千壽

（略爲圓圈）真的，若不是你一向貞潔的名聲那麼高，人家真要疑心是你了。……你到戲房來有甚麼貴幹？請進來！

梶娘

我要找嵐三十郎先生，有個客人叫我來傳話。哦，那末請進去罷！

千壽

（梶娘向他行了一禮走過去了，將要走進演員的房間時，和從房裏走出的藤十郎相遇，兩人都吃驚而呆立。隨後梶娘用眼光招呼一下，自己走過，藤十郎暫時望着她的後影。）

四郎五郎（看見了藤十郎呆立的樣子）我們剛才還在說你的新聞。這回的上演，戲房裏裏外外，都傳遍了一種謠言，你知道嗎？

藤十郎（保持着臺柱的威嚴）一點也沒有聽見。

彌五七 你是謠言的本身，倒沒有知道，那就奇怪了！

千壽 不要向藤先生說起罷！

彌五七 我不說日後也要知道的。藤十郎君，請你聽罷！人家在說你爲得要練習這次的表演，向別人的妻子調過情。

藤十郎（快活地含笑）毫無根據的捏造！上回有一次我表演



千壽

彌五七

看護嵐三十郎手上的傷勢的時候，大家都說我手法太好，一定是有外科的心得。其實演員的藝術，正在乎沒有經驗的事，做出和有經驗一樣。演賣油郎的時候，那怕沒有賣過油，也要像個賣油郎。沒有偷過情，就不能演情夫；沒有做過賊，就不能演強盜，沒有做過公卿大夫，就不能演公卿大夫了，那還成話嗎？這一定是那班信口開河的小子造出來的，這種謠言傳出去，對於藤十郎親近的朋友們的太太，多麼不便？請給我把它消滅罷！

的確，藤十郎君說的很對。

到底是藤十郎君說的是。沒有經驗過就不能表演，那末，上自攝政爺，下至販夫小卒，不都親身嘗試，就不能扮演了。

店員似的男子（從藤十郎室中走出）那末我少陪了。

藤十郎 辛苦你了，請你向大老闆，多多道謝！

（店員似的男子隨小徒弟出。似乎將近開幕，管行頭的和管戲房的，忙着往往來來。）

藤十郎（回顧千壽）千壽君！在那黑暗之中，我初次握你的手的時候，等一會上演時，你能不能殼再裝得興奮一點呢？在那種時候，女子比較男子，更加要昂憤，不顧一身和世論的。

千壽（很直爽的）是，知道了！今天編這戲的門左衛門先生也要來看，要格外用心。

藤十郎 快要開幕了罷？

（牽着千壽的手欲去，突然戲房中起了騷動。搬運行頭的和

下級演員們，亂嚷着「自殺呀！自殺呀！女子自殺呀！」向演員室跑去。）

監 督 （狠狠地走入）不要亂嚷！待會看客們吵擾起來，舞臺會弄得亂七八糟。靜一點！靜一點！（從他們的後面，向裏面走去。）

彌五七 （仍舊是丑角的神氣，但略帶譏諷的態度）嘿，奇怪哪！自殺！而且是女子的自殺！戲房裏就是一匹牝貓，也不應該有的。

千 壽 （同樣的驚異）女子的自殺！嘿，女子的自殺！

藤十郎 （似乎已經猜着了是甚麼事，臉色微發白，默默無語。）

（行頭管理員和舞臺的助手，扛了梔娘的屍體入，一齊說：是「宗清的太太」）

千壽 (驚而趨近) 甚麼? 宗清的太太 (忽然像是猜中了, 回

顧藤十郎)

藤十郎 (迴避千壽的目光, 眼睛側開去)

彌五七 的確是宗清的太太! 給短刀在胸脯上僅僅刺了一下!

四郎五郎 剛才還在這裏談話, 真真只有一霎時光景。藤十郎君, 你看這其中的底細我雖不知道, 但是這種死法, 在女子是少有的哪!

藤十郎 (像受了吸引似的走近前去, 定睛瞧着死者, 一句話不發。)

少太夫 (喘息地奔入) 甚麼事? 甚麼事? 甚麼女子的自殺? ……

啊呀! 這是宗清的太太! 爲的甚麼事呢? 可是不自殺在廣太夫戲院的戲房, 也可以呀!

千壽 真的！就不死在戲房，也……（忽見藤十郎的臉色而中

止。）

彌五七 這種不吉祥的事假如給外面知道，這齣聲譽如潮湧的

新戲，怕也不能不受傷了。

少太夫 這真是一樁心事。諸位！請你們都不要說出去罷！

藤十郎 （默地注視死骸，忽而改變神氣。）這有甚麼可以耽心？

藤十郎的藝道，那會因一條女子的性命，而傷了他的聲

譽！（拉住千壽的手）來，千壽君！上場去！

千壽 （和真女子一樣的溫柔）是！

藤十郎 （急急地向舞臺走去，又回頭瞥了死骸一眼；然後似乎

下了決心，走出。同時，開幕的檀板聲送入幕徐徐下。）

——（閉幕）——

〔註一〕茶詮：是日本昔時男子結髮的一種形式，用竹或木削成四五寸許的小棒，兩頭圓形而略粗，中腰甚細，以之束髮於頭頂。

〔註二〕淺間嶽：日本名火山之一，此處劇名用此，而四郎五郎卽以火山將熄之意嘲弄之。

## 玄宗的心情

### 人物

玄宗皇帝 六十餘歲的老天子。

楊貴妃 三十七歲。美貌，臉龐豐豔，然漸露衰頹之色。

楊國忠 右丞相，楊貴妃之兄。

秦國夫人

韓國夫人

虢國夫人

楊貴妃之姊妹，都封了大國的。

高力士

陳玄齡

其他多數不重要的人物。

時代

天寶十五年六月

場所

離長安百餘里荒寒之馬嵬驛。

情景

奔出長安的玄宗的車駕，停在馬嵬坡上。其外有三個夫人的坐車和楊國忠的坐車。拖車的馬，都被帶去餵水。圍繞這三架車旁的混亂的侍臣宮女們，尤其步行的宮女們，很容易注目。玄宗的車門。此刻開着。

背景爲一酒店，右手林間，可以看到似乎在休息的三軍的



旌旗。

侍臣甲

（走近御輦）陛下！好像是殿軍李孫勇的使者來了，馬是那麼的飛跑。

玄宗

（從車裏伸出頭來。）溫水有嗎？

侍臣甲

是從李孫勇那裏來的使者，從李孫勇……

玄宗

沒有聞你那種話，我說是要溫水。貴妃牙齒痛，要溫水嗽口。

侍臣甲

是！（恭恭敬敬地辭退，走入酒店裏去。）

侍臣乙

（急急地走來。）李孫勇的使者，飛跑地來了。

玄宗

李孫勇，他是擔任殿後的嗎？

侍臣乙

是的。他想使陛下安心，着實地在奮鬥，是第一名忠義的大將。

玄宗 (不答侍臣乙, 返身向車內。) 很痛嗎?

楊貴妃 (姿態看不清楚, 但見燦爛的綾羅搖動) 嗚!

玄宗 討厭哪! 牙齒痛是最糟糕的事。侍醫長怎麼老不見呢?

宮女 (隨在車傍。) 是的。剛才找過了老找不着, 大家都說他起初就沒有加入侍奉的隊伍。

(這時左方似乎使者已至, 一種騷擾的聲音, 大家都趕向那方走去。)

侍臣乙 唉, 來了! 不知拿了甚麼消息來。(跑出)

玄宗 (對於使者這方, 不甚注意。) 怎樣痛法, 牙齦痛呢還是

神經痛?

楊貴妃 唉! 痛哦! 痛哦! 假使有甚麼方法使牙齒不痛, 我把所有的

夜光珠都送了也可得。唉! 痛呀!

玄宗 真討厭！倒不如早點拔了也好了。

楊貴妃 是呀！我是說：「這已經搖動了，給我拔了罷，拔了罷！」那個侍醫長總是說：「再等等，再等等。」所以弄成這樣苦了。侍醫長要是在這兒，我只想用鞭子打他。

（侍臣甲，恭恭敬敬捧了一碗溫水來。）

侍臣甲 這是溫水。

玄宗 啊，溫水來了！嗽一下口試試看！

（玄宗接了水替給貴妃。）

楊貴妃 （喝水。）呀！沒有放鹽，一點也沒有效驗。

（侍臣乙，慌慌張張地登場。）

侍臣乙 陛下！請安心！使者說：安祿山的兵入了長安以後，大家都不上緊了。掠奪哪，喝酒哪，一點都沒有來追陛下的樣子。

陛下暫時下車來，休息一會也可得。

玄宗

哦！我也想下來。路很壞，車子搖搖擺擺，腰部都給搖痛了。

貴妃！你的牙痛怕也是這個原因，過度的搖動了身子，牙就痛了，下來休息罷！

楊貴妃

是！我也想這樣做，車裏怪悶熱的，所以牙齒痛。

（玄宗先下車，接着貴妃走下，侍臣宮女都避開。楊國忠及三夫人也下了車，用目光向玄宗作禮，然後坐於右方。）

玄宗

高力士做甚麼去了？

侍臣丙

有甚麼事情到陳玄齡那兒去了。

玄宗

給我慰勞李孫勇的使者！（回頭看傍邊捧着臉孔苦悶

的貴妃。）怎樣？好點嗎？

楊貴妃

不，比以前還更痛了。

玄宗 真糟！若是更鬆了的話，索性拔了它怎麼樣？

楊貴妃 能穀這樣當然好的。但是碰它一下，就跳起來的痛。

玄宗 來，給我看！

楊貴妃 不好的！

玄宗 不要緊，我給你拔了。

楊貴妃 但是要弄髒你的手。

玄宗 甚麼？我同你之間還管這些！

楊貴妃 侍臣和宮女們在看着。

玄宗 不在乎，在這樣的時候。再靠近些！把身子靠住我，口再張

開一點！

（玄宗拉攏楊貴妃，右手伸入她口中去摸痛牙。侍臣宮女們，都把頭背轉開。）

楊貴妃 啊，痛！

玄宗 忍耐一下！這樣搖動了，等等就可以拔出來。

楊貴妃 啊，痛！痛！請你算了吧，啊！

（拔出牙齒。）

玄宗 看！不是拔出了嗎？

（侍臣甲拿了溫水來。）

玄宗 嗽一嗽口，定定神！等會就不痛了。你有苦痛我真不得了，

比自己苦痛還要厲害。

（楊貴妃暫時以手按住口，垂着頭，不時吐口水和嗽口。）

玄宗 怎麼樣，止痛了嗎？（貴妃點首。）呵，好了，得救了！

楊貴妃 （沉默半晌，然後從懷中取出紙張，將齒包好。）這是我

最初的牙齒喲！

玄宗 最初的牙齒，這話甚麼意思？

楊貴妃 從我身上最初拔出來的牙齒。這句話的意思是有一次我聽見詩人李白講過，一片梧桐樹的落葉便知是秋來了；最初落了的牙齒，也就是肉體的秋訊。

（驕然傷神。）

哦！痛是漸漸地除了，但是我總有些寂寞，有些不足，好像從我心裏落了一件甚麼一樣的寂寞。陛下！請你將手放在我的胸上！我寂寞得難堪。

玄宗 （將楊貴妃拉近，以手放在她胸下。）這樣嗎？這樣就好些嗎？

楊貴妃 （一邊撫頰。）不知怎麼的，面相都好像變了，好像臉上的肉都鬆了。

玄宗

楊貴妃

那有的事？你的臉上還和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一樣豐滿。唉，陛下！請你不要對我說到年紀的事！十六七聽見十六七這話，如同撕裂我的魂魄一樣的悲痛。

玄宗

我錯了，請你原諒！

楊貴妃

不，不是陛下的錯處，那是不能不忍受的真實，是不能隱瞞的真實，我今年已經三十……。

玄宗

唉！我也不願聽。我只要你的臉色，隨時都很豐潤，你的瞳孔，隨時都漆黑就好了。

楊貴妃

那是，那是人間的我所不能希望的事，想着那個，就……。啊，好了，你這樣一句句注意我的話！唉！唉！放振作些！我害

玄宗

了你悲傷是很苦痛的，好，再放振作些！

楊貴妃

（忽然想着了甚麼似的。）我要照鏡子，（向宮女。）金



宮女甲 華！鏡子帶來的罷？

是的。

楊貴妃 你是服侍我化裝的，鏡子總該帶來了，給我拿來！

宮女甲 啊呀！貴妃娘娘！忘了，忘記了。走得太急，忘記帶來了。

楊貴妃 嘿，好笨的東西！知道鏡子對於我是這樣的重要。唉，氣死人！隨便那個拿這女子牽出去絞殺她！

宮女甲 咳！（驚而哭倒。）

玄宗 饒了她罷！很可憐的。這樣擾亂的時候能跟你來，已經是她的功勞了，饒了她罷！

楊貴妃 但是……

（正想說甚麼，宮女乙從三夫人處走來，拿着一面鏡子。）

宮女乙 貴妃娘娘！韓國夫人說：若是可以將就的話，就請你用這

楊貴妃

個。

沒法子，就借用一下罷！（接鏡在手。）咳，鏡子都怕看了（躊躇一會，然後對鏡。）怎麼這樣醜陋？額角上這些的油，白粉一片片的剝落了，皮膚沒有一點兒氣力，一點兒光澤，眸子全不鮮明。唉，討厭！真討厭！如何這樣醜陋呢？陛下！請你不要看我！我很羞辱，很慚愧。

玄宗

說甚麼？你這樣亂的頭髮，也有一種風情；你這剝落了白粉的臉上，藏着有另一種美麗。

楊貴妃

（玄宗的話沒有入耳。）好無情呀，容貌全體都失了生氣了！這是我的面貌，是大唐天子所愛的我的面貌嗎？失了我的美貌，比失了長安都城還更傷痛……是的，我是以前已經醜了，因為每天梳裝打扮，所以不覺得，今天一

玄宗

天沒有化裝，藏隱着的醜陋，一時都現露出來了。好可嘆呀！變了這樣醜還不如死了！

喂，安靜一點！說些甚麼呀？有誰說你醜，唐朝國內，不是充滿了稱讚你美麗的聲音嗎？而且不是還說因為你的美麗，國家才遭亂的嗎？

楊貴妃

雖是陛下的話，大唐天子的話，對於這五寸鏡面所映照的真實，沒有一點辦法，請你從御輦上推我下來！我不願這副醜相，隨在你的傍邊，到你行幸的地方，被人指點說：「這就是楊貴妃！」

玄宗

靜一點，不要太興奮了！此刻是危急之秋，不是談美和醜的時候。女子只要默默地貼近我的胸膛就好了。

楊貴妃

但是我……。唉！我想着以後將要一天一天地醜起來……

（右方有騷擾的聲音。）

侍臣宮女們 呀，使者又來了！使者又來了！

（五六人向右方走去，玄宗，貴妃，也默然瞧着那方。侍臣甲慌慌張張地轉來。）

侍臣甲 李孫勇那兒來的第二次使者。

玄宗 嗯，怎麼樣？

侍臣甲 說是安祿山的兩千騎兵，從後面追來了。一戰雖打退了

他們，但也許他的大隊，要接着趕來，所以要請即刻設法。  
玄宗 啊！那末去告訴陳玄齡，叫他整備出發！

（侍臣甲向右方走去。）

玄宗 如何，牙齒還痛嗎？

楊貴妃 牙齒的事隨便怎樣都好了，但是……

玄宗 但是你要回復你的精神，整備去坐車。大概只有短時間

的辛苦，不久就可以回到都城去，那麼你仍舊可以任你  
的意去裝飾美麗，使我驚嘆。

（玄宗催着貴妃將欲起身，突然右方兵士休息着的林邊，發生騷擾，兵士們敲打楯牌聲音很強烈。侍臣甲狼狽歸。）

侍臣甲 陛下！

玄宗 甚麼？甚麼？

侍臣甲 是謀反。

玄宗 （錯愕狀。）嘿，傻瓜！謀反是鬧着玩的。

侍臣甲 但是陳玄齡發了號令，他們一動也不動。

玄宗 （臉色轉青。）總有原因罷？叫高力士來！叫陳玄齡來！  
（高力士從右方上，兵士們越更喧噪。）

玄宗 高力士！到底甚麼事？甚麼事？

高力士 陛下！是一件大事。

玄宗 甚麼，謀反嗎？

高力士 不是，不是謀反，他們都是忠實的兵士，不過他們要求處罰這次兵亂的禍首，禍首沒有處罰以前，一步也不肯走動。有的還說，要是不罰禍首的話，他們就倒戈投降安祿山去。

玄宗 陳玄齡也這樣說嗎？

高力士 陳玄齡是拚命的在撫慰兵士們，但是這種時候，實力就是強者；陳玄齡平生的威嚴，一點也沒有了。

玄宗 但是要說到禍首，那就是我呀！

高力士 不，兵士不是這麼說，他們說萬乘至尊，沒有負責任的道

理，是蒙蔽了陛下的聰明的權臣，他的不是。

玄宗 嗯！說誰呀？

（近傍在聽這問答的楊國忠，促促不安。）

高力士 請陛下想一下！

玄宗 火急的時候，那有想的工夫？明白地說出來！

高力士 恕我冒昧！是說楊國忠丞相。

玄宗 （駭然。）笨貨！忘記了國忠是貴妃的哥哥嗎？

高力士 （比較的冷靜。）我想是因為沒有忘記，所以才說的。

玄宗 把我的話傳給兵士們！楊貴妃的哥哥不能失掉，我的

近親不能失掉，去這樣說！

（兵士猛烈的擊楫聲可以聽到，玄宗退後幾步，陳玄齡登場，  
約與玄宗同年輩之老將。）

陳玄齡 陛下！是一件大事體了！失掉陛下的軍隊或是失掉楊國

忠，二者必居其一。

玄宗 把我的話傳給他們！

陳玄齡 （恐縮狀。）沒有用，兵士們和發狂了的獅子一樣，恐怕

雖是陛下的話，也不會入耳。

（楯的響聲更加險惡。）

陳玄齡 請看！是那樣子，就是那個樣子。

玄宗 討厭哪！唐朝的社稷要靠不住了。

高力士 不會的，我想只要如了兵士的願，他們會替陛下出戰的。

楊國忠 （毅然向前。）陛下！我想是我死的時候了。

玄宗 啊！

楊國忠 請拿我交給兵士們，也許這是我對陛下最後的義務。



楊貴妃 哥哥！（靠近。）

楊國忠 妹妹！好好地過活！陳玄齡君！帶我到兵士那裏去！

陳玄齡 很好的覺悟！請將足下這可敬的態度，作你最後的點綴。

（楊國忠與陳玄齡退。）

楊貴妃 （靠着玄宗。）陛下！請把我那可憐的哥哥……哥哥……

玄宗 原諒我！到了這個樣子，我的力量也不行了。

（玄宗貴妃，相擁而泣。忽聞右方兵士的罵聲，夾着叩楯聲。玄宗，貴妃作掩耳狀。高力士馳入。）

高力士 陛下！

玄宗 國忠被殺了嗎？

高力士 是！

（貴妃哭倒，三夫人亦哭倒。）

玄宗 好，快點整備出發！這種可詛咒的地方，我一刻也不願停

留。

高力士 陛下！

玄宗 甚麼？

高力士 兵士們還沒有滿足。

玄宗 哦，如何說的？

高力士 說是責任者還不只他一人。

玄宗 嘿！好無禮！把我當個甚麼？我自己去，我去懲罰那些無禮

的東西。

高力士 那是徒勞。兵士們是真心念着陛下的玉體和唐朝的社

稷，所以才一致團結，要除掉國家的疾病。

玄宗 唉，我真不懂得了！那麼誰是責任者呢？難道……

（楊貴妃驚而屹立。）

高力士 對不起，是貴妃的姊妹，那三位夫人。

玄宗

哦？

楊貴妃

哦？

玄宗

爲甚麼這些夫人們也有罪？她們不壞，她們是女流。若說

她們有壞處，那就是我的壞處。兵士們是不是想處罰我

親近的人，間接處罰我嗎？

高力士

說那裏話？他們是這樣說：女人封爲大國，那就是亂國之

基。不是要問誰封給她們，而是要講實在的形體，……他

們要除掉被封大國的幾位夫人。

（又是激烈而帶威脅的罵聲，接着轟烈的楯聲。陳玄齡上。）

陳玄齡 陛下！兵士們見了楊丞相的血之後，簡直和吃過血的老

虎一樣兇暴了。他們多半都把劍拔了出來，若是拒絕他們的請求的話，像是要殺到陛下的面前來。請聽聽那個，那個叫聲！

（「殺了三夫人！殺了三夫人！」的激烈的叫聲，和暴風一樣地捲來。）

高力士 已經到那邊來了，若是不聽他們的要求，不知要在陛下的面前，演甚麼一種殺戮的慘事。

玄宗 唉！我不知怎樣才好？

（在哭着的三位夫人，決然起身。）

三人 唉，帶了我們去！

楊貴妃 我不能殺，陛下請留住她們！陛下！陛下！

玄宗 （掩着面不作聲。）

楊貴妃

（發狂似的。）絕對不能去，換了我的性命，也絕對，絕對不能那樣做。

韓國夫人

貴妃！這時候你的力量已敵不過來。我們託你的福，長時間過着很快樂的生活。那怕遭了這種運命，也不懷恨。我們太快樂過分了。去罷！姊妹三個一塊兒。

楊貴妃

不可以去，等一等！等一等！不可以去。

高力士

貴妃！令姊令妹有這樣崇高的覺悟，請不要留住！大唐的國運，懸在這一刹那。安祿山的兵隊，從後面追來了，此刻若是失了武士的心，國家的破滅不必說，陛下的玉體，也不知怎樣。

楊貴妃

（默默地哭倒。）

（三夫人由侍臣扶持着走下，陳玄齡隨在後面。）

玄宗（仰首）唉！還不如死了好些。

（兵士們的叫號聲，衝擊聲。舞臺上的人，一個也不發一些兒聲響……忽然左方發生騷動。）

侍臣丁 使者使者！

（向左方跑去。舞臺上的人，化石似的立着不動。侍臣丁復跑回。）

侍臣丁 陛下是李將軍的使者。

玄宗（將頭背開）唉！這些事隨便怎樣都行。

侍臣丁 但是不行。起先打退了的安祿山的軍隊，現在和三萬援兵，一塊兒奔來了，都在拚命地苦戰，不知要幾時才能退走，所以他說請御駕即刻出發。

高力士 去把車子預備好！

（兵士們的罵聲震耳，送三夫人去的宮女們，都哭着轉來。一會兒侍臣牽出套着白馬的車子，貴妃和玄宗，都無上車的意思。……兵士的罵聲，愈激而愈近。）

高力士 那些東西，還不滿足嗎？

（玄宗，貴妃，都現不安。……突然「殺了楊貴妃！殺了楊貴妃！」的叫聲，風起雲湧而來。）

高力士 唉！

玄宗 唉！

（「殺了楊貴妃！」的叫聲越近，林間隱隱現出刀戟。）

玄宗 唉！這些東西，要求最後的物件了。

楊貴妃 （靠着玄宗。）陛下！

玄宗 不用着急！在我的瞳孔還黑的時候，那怕日月顛倒轉來，

我也不把你交出。

兵士的聲音 殺了楊貴妃！

另一個聲音 去了真正的國賊！

又一個聲音 除了作難的泉源！

（劍戟在樹間閃耀着。）

（陳玄齡失色地走上。）

高力士 兵士們還要求貴妃嗎？

陳玄齡 （不答這問，向玄宗。）和你所聽到的一樣。陛下！

玄宗 咳！先殺了我，殺了我以後，女人隨便怎樣處置。陳玄齡！帶

我到兵士那裏去！

陳玄齡 那裏的話？他們對於陛下，都是很忠實的兵士，只有國家的……



楊貴妃 (決然而起。)好，甚麼都不要說了！陳玄齡，帶我到他們

那兒去！

玄宗 (駭極，抱住貴妃。)啊，你說甚麼？傻瓜！把你送出去都可

以嗎？誰要從我手裏奪了你去，除非先絕了我的氣息。

高力士 陛下！在今日這種時候……

玄宗 甚麼都不要聽，不要說！不要說！

陳玄齡 陛下！

玄宗 甚麼都不要說！要滅亡就滅亡，抱着這個女人，一塊兒滅

亡。

(「殺了楊貴妃」的喊聲益厲。)

高力士 陛下！

陳玄齡 陛下！

玄宗 (不答) ……

楊貴妃 (用力將身子從玄宗的緊抱脫出) 陛下! 請你給我去

死!

玄宗 呆子!

楊貴妃 不, 我是想死。十年來我所請求的事你沒有拒絕一件, 請

你允許了我最後的願望! 我是誠心想死, 真真想死。

玄宗 爲甚麼? 爲甚麼? 爲甚麼?

楊貴妃 我並不是因爲沒有逃處然後才想死的, 自從剛才我照

過鏡子以後, 我就討厭這世界了。以後年紀大了,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地醜下去, 這比死還要更悲痛。一年一年地醜起來, 變成一個皮皺皺的老太婆, 被人家指摘, 說: 「這就是楊貴妃的結果嗎?」我一想到這層, 就簌簌地恐怖。

陛下！你讓我去死！讓我在還有些美的時候死了，最少在陛下的心中，留一點美麗的幻想。

玄宗 不要說呆話了！這就是你的理由，這種理由，那能安慰我的心的？

楊貴妃

不，這不僅是理由，是我心的全部，身體的全部，這麼要求的。請你讓我去死！我剛才照過鏡子以後，就想死的機會這麼早就來到，而且是這麼一個燦爛的死。以帝王的妃子，轟動過大唐天下的傾國美人，被殺於三軍之前！在女子中，還有比這個更燦爛的死法嗎？

〔殺了楊貴妃〕的喊聲。〕

不啊，那就是讚美我的死的聲音，我的死，到後代都會被人歌唱。我的美貌，會傳到後世。啊，陛下！你快活罷！你的

玄宗 愛人，會成中華第一等美人。唉，不要耽擱，陳玄齡帶我去！  
貴妃！等一等！

楊貴妃 不，請你給我去！這是我最後的願望。我愛的陛下！祝你的  
幸福！

玄宗 （此刻無語。）……

楊貴妃 陳玄齡！你務必把我死得很美！醜的死法我是討厭的。啊，

柳英！我好像有一塊羅巾在你手裏？

柳英 （取出。）在這裏。

楊貴妃 把這個包好我的身體，然後再絞殺我！

（楊貴妃將羅巾從髮上蓋下。）

玄宗 貴妃！

楊貴妃 陛下！不要爲我過於心痛！我是很高興去死的。陛下！無論

甚麼時候，都不要忘記了我！唉！再有一句話：若是回到都城以後，請不要親近太美的人！

玄宗 唉！還有甚麼說得？現在這個樣子，我的心已變成地獄了。  
楊貴妃 陛下別了！（向宮女們。）諸位，別了！陳玄齡！讓兵士們看看，大唐的皇妃，是怎樣美麗的勇敢的死法。

（楊貴妃由陳玄齡高力士伴着退。）

玄宗 （目送其後。）唉，誰來扶住我，我要倒下了。

（玄宗由侍臣扶住，低首伏面，一種忍耐着劇烈的苦悶的狀態，可以看出兵士的叫喊聲，轟如怒濤。一會，忽聞「皇帝萬歲」的呼聲。）

侍臣甲 （馳上。）貴妃娘娘有了很漂亮的最後，高力士叫我來請問，要不要看看遺骸？

玄宗（苦悶漸消）想是想看，但是，算了罷！恐怕她的志向是

叫我不看。給我找一個地方，深深地埋下！

侍臣甲 是！是！（奔退。）

（「皇帝萬歲」的呼聲！同潮一樣盛，玄宗傾耳細聽。高力士上，）

高力士（蹲在玄宗的面前。）是很漂亮的最後，就是兵士們，也

似乎感動了，都脫了甲冑在謝罪。

玄宗（蒼白的顏色。）哦？

高力士 陛下心底的苦況，我沒有話來解慰。

玄宗（默然。）

高力士 陛下怎樣的傷嘆，我是明白的。

玄宗（默然。）

高力士 陛下怎樣的悲哀，我是知道的。

玄宗 （蒼白的顏色漸見澄清，聲調深沉。） 嗯！當然悲痛，但是，比較想像的又微有不同。

高力士 哦？

玄宗 我想是她死後我不能穀再生存，但是現在她死了，並不見得就那樣。悲哀固然悲哀，可是很像是十年來心上的重荷，一旦去了，手脚都想伸直來看看似的那種舒展的氣分。

（兵士們漸接漸近，其中像隊長的約有十個，一齊走上。）

隊長們 皇帝陛下萬歲！

玄宗 （淒涼地微笑，向他們點首，然後向高力士。） 雖沒有受「萬歲」之祝的那種心情，但也不是你所掛念的那種

氣分，不能不說淡淡地有些解脫的神情。唉，上車罷！時間是移轉的。高力士！你也不坐這個車嗎？突然間變了一個人，到底還是寂寞。

高力士 是，是！

（高力士上車，車發動，時聞「皇帝萬歲！」之聲。）

——（閉幕）——



# 義民甚兵衛

## 人物

農夫甚兵衛 二十九歲 跛得很厲害

其弟 甚吉 二十五歲

同上 甚三 二十二歲

同上 甚作 二十歲

甚兵衛之繼母 金娘 五十歲前後

鄰人 老婆善娘 六十歲以上

莊主 茂兵衛

村人 勘五郎

村人 藤作

叛亂的首領 甲

同上 乙

刑吏，村人，團員，其他多人

時代

文政十一年十二月

場所

讚岐國香川郡弦打村

## 第一幕

甚兵衛之家，藁草葺鬆，寬敞而污穢的農家，左邊有矮屋，矮

屋的旁邊爲廚房，廚房的右手爲八張蓆子的正房，蓆子和屋柱，都污黑而發光。入口的柱上，貼着金比羅大神宮的紙條，這紙條也是黝黑。正房的後方是紙門，表示裏面是後房，陳設用具，幾乎完全缺如。

接近正房的左方，有一座房子，劃分爲牛欄和儲藏室，牛欄中沒有牛。

幕開，甚作和甚三，在前面的院子裏，修理有手柄的小網。有頃，其母金娘拿了兩根蘿蔔，由正房與牛欄之間走出，冬日將近黃昏的時候。

金娘 畜生！又偷去兩三根蘿蔔去了！作兒，下次若是看見了，打斷他的背骨！不知是那兒的鬼東西？

甚作 新田的阿權，昨天斷黑的時候，在後面田裏東張西望，也

許就是他。饑饉一來，田裏的盜賊大大地增加了。

金娘 在今年，蘿蔔和飯一樣的寶貴。有了上百根的蘿蔔，就是一冬主要的食糧。

甚三娘！木津的藤兵衛家裏，聽說再沒有吃的東西，連明年的種子都吃光了。

金娘 藤兵衛家裏嗎？開心哪！他那老婆，有一次我問她借一升小豆，她都不肯借。

（金娘走入廚房，汲水洗滌蘿蔔。鄰家老婦善娘入，衣服襤褸，骨瘦如柴。）

善娘 甚作君！你們在做甚麼？

甚作 就要捉魚去。

善娘 你們還能做這種事，真好！我們家裏，老夫老婦，一條泥鰍

甚 三 都捉不着，吃的東西，甚麼也沒有了。  
善婆婆！不要羨慕了！我們兩個，一天到晚在小溝裏，只要

善 娘 能捉到二十條小泥鰍，也算好運了。  
是嗎？

甚 三 這近邊的人個個在捉魚，河裏面連一條小鯽魚也沒有。

至於山上，不要說是山芋，野蒜都不剩一根。

善 娘 再過一個月，不知吃甚麼了？

甚 三 怕有些人是在吃壁上的泥土了。

甚 作 瀧宮那邊的人，已經是在吃松葉。

善 娘 百姓們苦到了這步，上司恐怕還想收糧米呢！

甚 三 如果能收乾枯了的人，來代替糧米就好了！

善 娘 明和年間的饑荒，也沒有到這個樣子。

甚三 那時候不是說有救災的嗎？

善娘 是呀！我也到賑災所拿過粥吃。那雖然是很大的饑荒，但

是沒有現在這麼困難。因為上頭的人很好哪！領主是很好的，他把藏下的米，大大方方施給大家吃。

甚三 現在的，不要說是他藏下的米，倒還要從我們這兒，榨出鼻血來。

善娘 我難爲了命長，竟遇到了沒有吃沒有喝的苦日子。（忽然記起了來這家的本意，似乎很難出口。）金娘，我有點事，請求你。

金娘 （馬上現出警戒的顏色。）甚麼呀？

善娘 是——很難說出口的事，你那裏的蘿蔔，可不可以借給我一根？

金娘  
(默然。)

善娘  
村裏的人都在羨慕你，羨慕你種了蘿蔔。饑荒年頭，甚麼都種不生，只有你家蘿蔔却長大了，大家都說你的主意好。

金娘  
(故意將蘿蔔珍貴地細切。)  
你的男人，這個月初已經借去一根了。

善娘  
是，我也記得。我想到了年歲好了，十倍百倍地還你。……  
金娘！  
我是不愛隨便向人開口的，可是我家老頭子，兩三天前生病了。……要吃沒有得吃，生病是當然的事。……  
但是他口口聲聲說想吃青葉的東西，我想野外也許有可以吃的草，跑了一大圈；可是在這種冬天，甚麼也沒有。請你作爲救了我男人的命，借給我一根蘿蔔罷！年歲

好了，十根百根我都還你。……

金娘（默默地將蘿蔔放入鍋內。）

善娘 | 金娘！你作爲是救了我們——

金娘（冷然。）唉，請你原諒罷！

善娘（一驚。）怎麼樣？

金娘 年歲好了，你還我一車子蘿蔔，我還不如現在一根蘿蔔的要緊呀！

善娘（微弱的反抗。）唉，你這話太不慈悲了！

金娘 我不說過嗎？這種時候，食糧的事體，就是父子兄弟，也要眼睛爭出血來。

善娘 一根蘿蔔，這麼要緊嗎？

金娘 說甚麼？一根蘿蔔不要緊，那你的丈夫爲甚麼要這麼想



它呢？近來大家都在議論着我家的蘿蔔，只想偷一根匿根去，因此我們都在輪班守着。你若要我一兩根蘿蔔的話，去拿一碇銀子來罷！

善娘

（憤憤地。）太不通人情了！

金娘

甚麼話？這種時候若要講人情道理，那要乾癟癟地死了。你看看木津儀太郎看米袋堆得山樣高，給了我們一合一勺沒有？一石米還想賣三兩銀子呢！像我們這種喝喝清水的窮人，可以拿一根蘿蔔給人嗎？你要是不愛多說，還是早點回去好。

甚作

（看不過意。）娘！不要那麼說，借給她一根罷！我們不是還有一堆嗎？

金娘

甚麼？不要多說，我不是爲得你們，爲甚麼一根蘿蔔都愛

惜起來？廢話少說，早點出去，也得多捉一條泥鰍來。

甚三

甚作，去罷！善婆婆！我們娘是一個硬人，說出了的話不容易回轉來，今天你還是斷念了罷！

善婆

甚麼硬不硬，死期臨頭了的老婆子，她是很惡刻的。（將欲歸去。）看住罷！我們餓死的時候，一定好好的呢你。

金娘

好的，儘管呢罷！像你丈夫那種老東西的咒罵，有什麼可怕？

善娘

作孽的東西！

金娘

老東西！你們快些死了罷！剩下的米穀，還可以養活別個。

善娘

（恨恨的。）枉然做了女子，一點慈悲都沒有。好好，待會要等你知道（退場。）

金娘

我們的蘿蔔和米粟，一直要救我們的性命到明年春天

爲止，一根都不能給人的。

（將鍋子放在竈上，點上柴火。）

甚三娘，我們去了。

金娘去罷！

（兄弟兩個提了魚籠和網走出，村人勘五郎，慌慌張張，從他

方入。）

勘五郎 | 金嬸！甚吉不在家嗎？

金娘 不在家，今早很早就到城裏賣松葉去了。

勘五郎 松葉，松葉也可以賣錢嗎？

金娘 賣不到百文錢，不過也可以買三兩合粟米。

勘五郎 | 甚三，甚作，也不在家嗎？

金娘 兩個都不在家，你有甚麼事嗎？

勸五郎 嬌娘出了一件大事了！綾部裏面有二十三個村子，爲着

請願免年貢起了叛亂。

金娘 真的嗎！起了叛亂嗎？這很好！

勸五郎 聽說要漸漸地逼近城裏去。

金娘 啊！

勸五郎 說是將要到端岡了，我們村裏加入呢不加入呢，現在就要決定。因此村裏年輕的人，都要集齊到八幡廟來。

金娘 這是可怕的事。

勸五郎 加入也可以，不過後來可怕。此刻太高興了，將來要受磔刑的。

金娘 可怕，可怕！餓死同磔死，那一方好些呢？

勸五郎 我急急要去，他們回來了你告訴他們一聲：村裏的集會

脫出了，是很不好的。

金娘 知道了！我馬上去找了甚三和甚作來。

勸五郎 那末很好，六點的時候集會。

（勸五郎退，金娘不安地思索，隨後退場去找甚作兄弟。——  
有頃——牛欄中略有聲響。一會，其家長男甚兵衛，由欄中  
走出。穿着襤褸蓋不到膝蓋的破衣，形容憔悴。右足甚短，走  
路蹣跚。偷偷地向四週一看，然後躲入廚房，揭開鍋蓋，拿了  
半熟的蘿蔔亂吃。移時次男甚吉肩負魚籠，由外歸來，陡見  
其兄在吃蘿蔔。）

甚吉 做甚麼？你這偷吃的貓兒？

（抓住其兄衣襟，向外一拖。）

甚兵衛 （略帶愚呆。）你這是做甚麼？做甚麼？

甚 吉 你瞞過娘的眼睛，來偷東西吃；給蘿蔔你吃，還了得！

甚 兵衛 我當然也想吃，這蘿蔔是我種的。

甚 吉 甚麼鬼話？這家裏所有的田地都是我的，那怕是你種的，

田裏出來的東西，還是我的。

甚 兵衛 甚麼話？新田的藤兵衛伯伯講的：我是長男，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的。

甚 吉 （激烈地衝突起來。）你這殘疾鬼還說甚麼？父親在的時候，已經和莊主說明了，這裏的家屬於我，你只要有那小牛欄就穀。你這跛子，還想強嗎？

甚 兵衛 （大怒。）娘同你們兄弟三個，商量來搶我長男的家私；這家裏連屋椽下的灰塵，都是我的。

甚 吉 胡說！笨話！

甚  
吉  
（激烈的撕扭，甚兵衛舉手向甚吉臉上打過去。）  
甚 吉 哦，你打人嗎？

（兩人互毆，甚兵衛雖被壓迫，仍不斷地抵抗。其母與兄弟二人歸來。）

甚 三 吉哥！怎麼的？

甚 吉 （一邊壓住甚兵衛。）這個跛子，他偷鍋裏的蘿蔔吃，我說他，他就和我強，打我的嘴巴。

金 娘 當真嗎？你這死蠢的跛子！鍋子的蘿蔔，不是進你的口的哩！像你這種東西，一杯粟飯都覺得可惜；因為你也披了一張人皮，所以才每天給你一碗。你還不知道感謝，常常要偷東西吃。吉兒！給我敲斷他的骨頭！

甚 三 娘！昨天田裏的蘿蔔，怕也是這傢伙偷了的。

金 娘 是呀，是呀，一定是的！大家來，給他趕進牛欄裏去！

甚兵衛 （完全失了抵抗力。）雖則我是殘疾，總還是長男；那有

把我關進牛欄裏面，每天只吃一碗粟飯的道理？

金 娘 說甚麼？這種饑荒的時候，一碗粟飯都還可惜了哩！吉兒，

在他臉上給我扭一把！

（甚吉照她的話做去。）

甚兵衛 啊，痛！痛！

金 娘 來，都來拿他丟進去！以後粟飯他都不配吃，只給他清水

好了。

（三人依了母親的話，套住甚兵衛的手，推進牛欄去。）

甚兵衛 做甚麼？做甚麼？你們這些人，拿我這哥哥做甚麼？

甚 吉 甚麼哥哥？像你這種又跛又蠢的東西，誰要你做哥哥？



甚兵衛 甚麼？甚麼？

甚三 (一面幫助次兄。) 喂，閉嘴，住到裏面去！

甚作 (同樣做幫手，將甚兵衛擡起，但較兩兄稍爲溫和。) 你只要偷一點兒東西吃，就要這個樣子，你還是溫溫和和地住在小屋子裏罷！

(三人將甚兵衛扛入小屋。)

甚兵衛 做甚麼？做甚麼？(一面叫，一面已被扛入。)

金娘 好好地閉上門，叫他不能再出來，門門這樣子放！從明天起，一碗粟飯也不給了，(聲音略低。) 現在你就是死了，誰也不會覺得奇怪。

金娘 (甚吉閉上門，找了根棒做門門。從先時起，周圍已漸昏暗。)  
吉兒！綾郡起了叛亂，聽到說嗎？

甚吉 聽到了，城裏鬧得很響，香東川堤上，遇見了兩次快馬。

金娘 他們到城裏去的路綫，要經過我們村裏，我們加入不加入，要開一個會議，勘五郎來說：今晚六點的時候，都到八

幡廟去。

甚吉 做叛亂的人嗎？這種時候，弄得不好，頭也要送了的；但若

是不加入，團裏面又要對付很厲害。

金娘 無論怎樣，你總去一去罷！你插在當中，不要太出力就是了。切不可當先出頭，害我掛念！

甚吉 那末，就去罷！

金娘 吃過飯再去，恐怕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議決？

甚吉 啊，爲了那跛子，肚子弄得完全空了！

金娘 （走入廚房，揭開鍋蓋。）咳，那個笨東西，他偷吃了三片

了！本來我想我們每人一片一片地分過來，現在不成了。

甚 三 （兄弟三人坐廚房中，拿碗盛了粟飯，從鍋裏夾出蘿蔔吃。）  
叛亂者在這時是很有精神的，不過將來殺起頭來，怕也

有二三十人罷！

金 娘 沒有觸犯神，是不會來作祟的。最好一個人也不要去。

甚 作 這是不成功的。村裏假如要加入，我們家裏都是年輕的人，不能不去一兩個。

（這時周圍明亮，聲音喧嘩，遠處有如着了火一樣的通明。雜

音漸近漸高，遠寺的鐘聲大作。）

甚 作 （奔馳出去。）甚麼，甚麼？好像起了火，那邊通紅的！

甚 吉 嘿！甚麼事？（走出。）啊，好紅！怎麼的，不知是那個地方起了火？

金娘 哦，起了火？（走出。）

（甚三亦出，母子四人望着遠方，頗形不安，寺鐘轟烈地在響。  
牛欄的門隆隆地動着。）

甚兵衛的聲音 開開來！開開來！

甚吉 蠢貨！你儘管在裏面好了。

（村中更現明亮，人聲高噪如暴風雨，雜以狂亂的犬吠，寺鐘響更急。甚作馳出，有頃歸來。）

甚作 （歸來顏色蒼白。）大事體！大事體！街道上——面全是火把。

甚吉 哦，甚麼？

金娘 （這時「叛亂呀！叛亂呀！叛亂起來呀！」的叫聲，遠近皆聞。）  
唉，到底來了！可怕的事體來了！

甚 三 怕是夜裏攻城去的。

金 娘 他們該不會打我們罷？

甚 吉 那會不要耽心！他們和我們是一邊的。

金 娘 你們都去藏起來！假如加入了，以後要受難的。

甚 吉 還沒有，還沒有，到這兒來還有一會。

（這時一個村人，慌張地跑來。）

甚 吉 喂！你不是藤作嗎？

藤 作 啊，我們村裏也加入了。每家要一個人出來，預備火把和

竹槍，知道了嗎？等一會叛亂的統領就要來了。

甚 吉 （漸變蒼白。）知道了！

藤 作 加入的村子，已經有二百十二個了。夜裏起更的時候，逼

近城裏去，把那些財主的房子敲碎。快點去預備！知道了

嗎？

甚 吉 知道了，知道了！

（藤作跑去。）

金 娘 （狀甚狼狽。）怎麼辦？怎麼辦？

甚 吉 這沒有法子，我去罷！

金 娘 不要說呆話！你是承繼人，萬一出了事，如何得了？你不能去。

甚 三 哥哥在家裏好了。我去罷！

金 娘 你也不能去。加入了將來殺起頭來，又怎麼辦？

甚 三 你不必耽這種心事！這麼幾百萬的人，僅僅跟在後面，也要殺頭，那還了得？

（忽而火把已近，可聽到叛亂者將到的聲響，寺鐘不斷地響

着。

金娘 向這兒來了！向這兒來了！你們都去藏起來！娘會弄得好的，讓我來辦，我會弄得好好的。我會弄得好好的，叫你們一個人也不要。

甚吉 不要說呆話！娘這麼大的年紀，怎麼辦？

金娘 你們都不要作聲，叫你們走進去就走進去！走進去！

（金娘將三個兒子推入後房，向廚房中取出菜刀，然後由正房和牛欄之間走到院子裏，拿了點火把的柴枝和竹竿來，用刀削尖竹竿的一頭，開了牛欄的門門。這時首領二人，戴了假面，拿了手槍，由許多拿火把的人圍着入。村人勘五（郎領路）

勘五郎 （向首領）這家裏也有男子。

首領的一人 我是綾郡管屬的一個村裏的壯士，這回因為要幫

助大家，發起了免租請願團。你們是同心還是不同心？同心的話，隨路把各處的富家敲碎，拿金銀米穀，分給大家。

其他一人 若是同心，就要拿出同心的記號，叫一個人來參加。若

是不同心，先敲碎這房子，然後打死全家的人，你到底要那一樣？

金娘 (顫慄着。) 嘿！嘿！同心，同心！這是我們小百姓的救神，謝

謝謝！我就叫人來參加。(走近開了牛欄門。) 喂，甚兵！你走出來，不要躲在那地方！沒有甚麼可怕，這是我們救苦救難的神，快點出來！

(抓住甚兵衛的手，拖他出來。)

金娘 來，拿了這個，跟着諸位去！



（將竹槍和火把給他。）

甚兵衛 我怕，我怕！

金 娘 說甚麼？你這麼唧唧呱呱，要給竹槍打死的哩！（拿竹槍

強迫他握着。）快點，好好地拿着！

甚兵衛 我怕，我怕！

首領的一人 膽小鬼！怕甚麼？我們這一團，合攏綾郡同宇多郡，總

有五萬三千，有甚麼怕得？

金 娘 請你多多的罵他罷，他是生來的膽小鬼！（向甚兵衛。）

好好地去！你跟着他們諸位，白飯儘量有得吃。

（甚兵衛聽了這話，少許長了點精神，前進三四步。）

首領的其他一人 這人不是有殘疾嗎？

金 娘 他雖是殘疾，在山上或是田裏做起事來，勝過人家一兩

倍。他一蹺一蹺，走路也要比人快一倍。

勘五郎

金蟻！甚吉做甚麼去了？

金娘

剛才不是告訴了你嗎？他到城裏賣松葉去了，還沒有回來。

首領的一人 跛子也行，商議得來時間又費了，來，到第二家去！

勘五郎 好，這裏來！

首領的其他一人 （向甚兵衛。）你在後面慢慢地跟來！哈哈……

……古時候有一個跛軍師山本勘介，你也好好地努力罷！  
哈哈……這可以使你儘量有白飯吃呢！（走去。）

甚兵衛 （稍爲落後，悻悻地向其母。）你是叫我去送頭的嗎？

金娘 說甚麼？是叫你去飽飽地吃白飯，快點跟上去罷！

（甚兵衛愚鈍的臉色，恨恨地返顧其母，隨即荷了竹槍，一蹺

一拐地走出。金娘按住胸襟，目送其後。兄弟三人從後房走出，悄悄地立母身後。）

甚 吉 娘！

金 娘 哦，駭了我一跳！

甚 三 娘！真弄得好！

金 娘 哈哈……

甚 吉 真弄得好！想想那個跛子，措了竹棺，一蹺一蹺地走去那樣子，真要笑得噴飯。

金 娘 哈哈……那跛子，我養他到了二十九歲，總算做得用了。

這次叛亂可以免租穀，米也可以便利，而我們母子，只要高高地站着，眼看他們去幹。這真弄得好！甚！我們的災難除了，你到廟裏去上盞神燈罷！

甚三 那大將說的古時候山本勘介是很能幹的軍師，但是娘是更能幹的軍師。

金娘 怎樣？雖則年紀大了，還是這個樣子，哈哈……

兄弟三人 哈哈……

甚吉 那個跛子，哈哈……

母子四人 哈哈……

## 第二幕

第一幕十日之後的一夜。弦打村莊主茂兵衛家之正廳。廊下院中，充滿了村人，廳內有數臺百支蠟燭臺燃着，庭中有三堆篝火。以這多的人數，看來可算肅靜，大家似乎被不安和恐怖所包圍。

村中老者甲（立於廊下，環顧四周）都來齊了嗎？本津的吾作呢？

村人一來了，在這裏。

村中老者甲 新田的新吉呢？

村人二 還沒有來，剛才他老婆說，他到山裏去了，回家之後，馬上就叫他來。

村中老者乙 上笠居的甚兵衛，看見沒有？

村人三 甚兵衛沒有來。

村人四 那樣可憐的人，就不來也可以罷？

村人五 那樣的呆子，來了也沒有用處。

村人六 不要說呆子呆子，少許有點呆，不更可憐嗎？

村人七 雖然有點呆，却是個好人。被他繼母和兄弟虐待，所以更

呆了。

村人六 是呀！虐待這麼久了，房子和田地，都被弟弟搶了，吃的東西很難得到手，稍爲回答一兩句話，就要被弟兄三個亂打。

村人五 但是他呆，是沒有辦法的。

村人六 呆則呆，長男總是長男呀！

村人八 死了的甚七郎不好，太信金娘的話了。

村人六 對哪！那是死了的老頭子不好；但是這回叛亂的事是金婆幹的。自己有三個脚不跛的兒子，一個都不叫出來，却

叫向來受苛待的甚兵衛來。

村人七，八，四，對哪！對哪！好毒的手段！

村人六 我見了那個一點事也不懂得的甚兵衛，一蹺一拐地措

了竹槍跟在後面，眼淚都流出來了。

村人七 我也覺得太可憐，看不過意。勘五郎！你怎麼的帶那叛亂

的首領到甚兵衛家去的，不是你嗎？你那時爲甚麼不說的這家裏有三個脚不跛的青年？

勘五郎 後來我才想着了，在當時，我因爲被逼着措了竹槍去做

領路，這是要性命的事；我只想快點逃出，無論甚麼，只希望早些弄完就算了。

村人七 那個時候，請那首領殺了那金婆就好了。

村人四，六，八 的確，的確！

村人七 想想就叫人生氣。

勘五郎 但是莊主和里正，爲甚麼這麼遲？

村中老者甲 也許有甚麼繁難的事件了。

村中老者乙 松野八太夫落馬的地方，再過去半町就好了；那個地藏堂，是我們的村界。真正只差了半町路，就變成我們村裏的麻煩了。

村人八 長官也太豈有此理了！郡裏的公差，殺在叛亂人的手裏，却因為地點是在弦打村境內，硬逼弦打村交出下手的人來，真是聞所未聞了！

村中老者乙 但是不這樣做，兇手找不出來；不找到兇手，就損了上官的威風。

村人六 真是大災難！

勘五郎 「福無雙至。」託叛亂者的福，租穀是免了；可是馬上就發生這件無理的案子。

村人一 前天聽說叛亂的發起人，在御坊川磔死了；這次下手的



人如果找到，怕也難免要斃死的。

（一座慄然。其時甚兵衛與末弟甚作同來。）

村人七 啊，甚兵衛來了！甚兵衛來了！

村人四 他還是笑嘻嘻的，無論甚麼時候，他對人總是和和氣氣。

（甚兵衛的蒼白的臉上，浮着微笑，向諸人一一點頭，坐於一隅。）

村人八 甚兵衛！你這麼遲來？

甚兵衛 （默默地點首。）

（甚作欲坐於甚兵衛之旁。）

村人七 甚作！你來做甚麼？

甚作 娘叫我跟來。

村人七 你娘爲甚麼要說這話？今天的集會，是只有參加過那叛

亂的人的集會。

甚作 娘說哥哥的脚不方便，叫他一個人來開會，很不放心。

村人七 胡說八道的東西！既然對甚兵衛這麼不放心，爲甚麼又

叫他一個人加入裏面去？對你娘說：太瞎說多了，要遭天罰的！

甚作 （無話可說而緘默。）

勘五郎 的確，對你母親說！太作惡了，人不罰她天也要罰她的。

（甚作兩頰發紅，頭垂下。甚兵衛莞爾而笑。）

村人九 呵！街路上有提燈，一定是莊主們回來了。

村人十 看見了，去接去罷！

（一座緊張地候着，少頃，去迎接的村人悄然而返，接着莊主和里正，套着手扣，由差役守着，垂首歸來，一座大驚。）

村人們（齊聲）怎麼的？怎麼會這樣的？

村中老者甲 茂兵衛君是怎麼回事？

茂兵衛 原因等會再說，先叫大家靜下來！

村中老者甲 喂，靜下來，都靜下來！村裏的大事情到了，大家靜下來！

（村中的老人們擁莊主入廳內，並安置差役等人。莊主走至正面，村人們如同水打濕了一樣的靜悄。）

茂兵衛（轉動老眼，環顧全座。）我成了這個樣子來見諸位，真是毫無面目。

村人一 這種客氣話不必說，大家都知道你是爲了全村的事，才是這個樣子。

村人們 是的，是的！這種客氣不必要，還是早點說明好些。

村中老者甲 喂，靜一點！

茂兵衛 你們這樣說我更是不好意思，因為我們不會說話，弄得全村都遭了災難。

村人一 莊主爺，你還不如早點說明今天的事，和你們套上手扣的理由，我們掛心到難以忍受。

茂兵衛 不要這樣逼我！就是不叫我說我也不得不說明的。今天我們走到新郡總管左太夫老爺衙門裏，總管老爺說，對於這次那叛亂的事，上官的意思，要恩威並用。所以租米是照他們的請願免除了，但是叛亂的發起人，前天在御坊川磔死了。還有，對於松野八太夫拋了石子的那人，就是撥開一根一根的草，也要搜查出來。

（一座激烈地嘆息。）

總管老爺還說，那叛亂者走過香東川堤上的時候，是弦打村的農民當先的。

村人們

（衆口齊聲。）假的！……雖然是從總管老爺口裏說出，但那是不對的。大錯而特錯。……大錯特錯。

（村人齊聲否認。）

茂兵衛

喂，請你們靜靜地聽！總管老爺說，這是那叛亂的發起人招供出來的。

村人們

（俱各嘆息。）

茂兵衛

最壞的是松野爺落馬的地方，就在地藏堂前面，是屬於弦打村境內。總管老爺說：第一，是弦打村的人當頭，第二，松野爺跌死的地方又在境內，嫌疑是在我們村裏，這是不能不承認。他說假如村裏開個會議，交出了行兇的人，

村裏救災的米，比別處還可多一點，作爲嘉獎；但是如果三天之內，不交出犯人來，那就從莊主以至里正，和村裏一切的老人，恐怕都要磔死。

（太息嗟嘆之聲甚高。）

茂兵衛 他說在搜索期間，要把我們手鐐起來，所以是這個樣子。

（重重地響着鐐扣。）但是我想：在那個騷擾的當中，誰拋的石子是打中了松野爺的，怕就是本人也未見得知道；不過諸位之中，自己記得拋過石子的總有五個或十個人，我很希望其中的一個，作爲是救全村的災難，而自己出來擔當。

（全體和淋了水一樣的冷靜。）

茂兵衛 希望諸位之中，自己記得是拋過石子的，就想想援救全

村，出來擔當。

村中老者甲 這真是一場災難了！

村中老者乙 可怕的災難！

里正一 諸位！你們都聽見了。總管老爺還說，犯人不找出來，將全村的人網起來，總要到找到為止。

（全座面面相覷，都變爲蒼白。）

村人五 我是左手拿火把右手拿竹槍的，就是要拋石子也不能  
够。

村人二，三 我也是這樣。

村人四 我也是這樣，我見了松野爺的馬，就一跳逃開了。

村人七 我一直落在後面，不要說是松野爺的馬，連他的跟差，都  
沒有看見。

勘五郎 喂，喂！現在與其各人表明自己的事，還不如想想村裏的

災難罷！

藤作

是，說得對，說得對！逃脫全村的災難比逃脫個人更要緊呀！

茂兵衛

（似乎得了力。）對哪！勘五郎和藤作兩位說的正對。我們村裏，當然不會有那樣粗暴的人，對着官差拋石子，這是我比誰都知道的。不過現在適逢不幸，我們受了這不祥的嫌疑，不得不自認晦氣。希望誰出來自己冒認，而救了全村的人。……（問）……不過不單只是冒名可了，這是性命相關的事。古時候佐倉領的宗五郎犧牲了自己的性命去救農民，到現在還尊敬他爲神。我們這裏有誰肯拋棄自己一身，救助全村的災難嗎？



（一座寂然無聲，惟有嘆息四起。）

茂兵衛 諸位之中，沒有誰拋過石子嗎？

里正一 沒有嗎？沒有拋過石子的人嗎？假如有人記得他是拋過

石子的，就請他作爲是打中了松野爺，而去冒名。

茂兵衛 喂！一個都沒有嗎？

（一座面面相覷，沒有一個發聲。）

茂兵衛 那末真沒有法子，無可挽回的了！全村都裝做不知道，不知道的態度的，將來發生怎樣慘酷的案子，是不能預料。那末大家都要有坐牢的決心，我呢，也要有受磔死的覺悟。

（全體淪於悽慘和紛亂，都咳着嗽。）

村人五 藤作！你不是擲過石子嗎？

藤作 （驚駭。）胡說八道！你想推托罷？你才是走在正頭前，拋

過石子的呢！

村人五 甚麼推托？你這混蛋！

藤作 你是在推托！

（二人幾欲動武，旁人出而阻止。）

村中老者甲 有誰肯救全村的災難嗎？在那騷動的時候，有誰擲過石子嗎？

村中老者乙 爲了全村，請一位出來罷！誰出來罷！

（一座又歸肅靜，無人發聲。）

茂兵衛 那末，都是覺得自己沒有拋過石子，我就只好把這話回

復總管老爺去。不過我再問一遍罷：在那騷動的時候，有誰擲過石子罷？那個騷動的時候，擲過石子的人有嗎？假使有人擲過石子，就請他衛護全村，自己出來！

（甚兵衛起初茫然，沒有聽到大家的說話，直到莊主最後的大聲，才側過耳朵去。）

村中老者甲 此刻，如果有擲過石子的，就請他出來！

村中老者乙 若是要救護全村，此刻就是時候了。再不出來，村裏要遭大難。

（甚兵衛聽見了二老的絕叫聲，慢慢地起立；甚作驚而欲制止。）

甚兵衛 甚麼？你們是問騷動的時候，有沒有人擲石子嗎？

村中老者乙 是呀！是呀！

甚兵衛 （小孩似的天真。）我擲過呀。

村中老人們 哦，甚兵衛！你擲過嗎？

甚兵衛 擲過了，我擲了兩塊。

村中老人們 真的嗎？真的嗎？（驚喜交集。）

甚 作 （跑近。）哥哥！你說甚麼呀？

（駭極欲制止其兄。）

甚兵衛 （厭煩似的推開其弟。）喂，你到那邊去報告，說是我擲

的。其中的一塊，還是這麼一塊哩！藤作！你也不擲過嗎？勘

五郎！你也不擲過嗎？

勘五郎 （愕然。）胡說！你這是甚麼話？

藤 作 （同樣。）真的，你怕莫弄錯了罷？

甚兵衛 啊，弄錯了嗎？我因為大家在擲石子，我也學着擲。

勘五郎 （還在抖顫。）不要亂說！都是別個村莊裏的人。

甚兵衛 哦？

甚 作 哥哥！你甚麼也不懂得，說出這話來；說了之後，要發生大

事體的呢！你趕快說：剛才的話是假的！

甚兵衛 不是假的；要你說甚麼？快點回去！

甚 作 好！我回去告訴娘去。

（甚作飛跑而去。）

茂兵衛 甚兵衛君！你到這裏來！

甚兵衛 做甚麼？莊主！

茂兵衛 你的確是擲過石子嗎？

甚兵衛 是的！有一塊還是這麼大的。

茂兵衛 你是向誰擲的？

甚兵衛 不是向誰擲的，大家在擲石子，我也就擲了。

茂兵衛 甚兵衛君！你肯解救全村的災難嗎？

甚兵衛 我甚麼也不曉得。

茂兵衛

你如果承認是對松野爺擲過石子，那全村的人都得救了。村裏的人，一定把你當神一樣看待，終身供奉你。怎樣，你肯承認對松野爺擲過石子嗎？

甚兵衛

我完全不懂，不過可以的。

村人們

（齊聲。）甚兵衛君！感謝你，感謝你，你的恩德，終身都不會忘記。

甚兵衛

你們這樣說，我高興極了，快活極了，這麼快活的事，有生以來才是第一回。（樂而微笑。）

茂兵衛

（對差役們。）你們都聽見了，這個人是對松野爺拋過石子的。

差役

似乎是個呆笨的人，他所說的不會錯嗎？

茂兵衛

雖然有些呆，但是非常正直。

差役好，帶他到衙門裏去，會好好地審問罷！把甚兵衛細起來！

（這時甚吉兄弟三人，慌張地跑來。）

甚吉（向前拉住甚兵衛）你這個笨貨！說了些甚麼呀！瞎七

瞎八亂說，繩子要細上母親和兄弟的頭上了，你懂得嗎？

甚兵衛做甚麼？做甚麼？我擲過石子的，我的確擲過石子的。

甚吉真胡鬧！你這笨貨！

（欲毆甚兵衛，爲村人七、八所阻。）

村人七、八 怎麼的？那裏有打哥哥的事？

甚吉你們，你們拿了這呆子的話，把他當做兇手，而想逃避你

們的罪！莊主！你也不應該，這呆子固然不在乎，還有他的

母親和兄弟怎麼辦？

村人七 甚麼呆子？既然是呆子，爲甚麼叫他來參加？你們有三個

聰明的兒子，爲甚麼叫呆子來參加甚兵衛的擲石子，完全是你們使他的。

甚吉

嘿！甚麼話？你們這些人，故意利用他的傻！

村人八

胡說！他既然這樣傻，爲甚麼叫他加入？

村人們

對哪！對哪！

甚吉

（逼迫甚兵衛。）快點取消你的話！不然，你說是向松野爺拋過石子，那你會要磔死的。

甚兵衛

（不大驚慌。）磔死就磔死，村裏的人，都會爲我快活的。

甚吉

傻子！你聽我的話，快點取消！快點取消！不然我要因爲你而代你說了。

甚兵衛

哈哈……因爲我哈哈……我長成二十九歲了，你從來沒有爲我做過一件好事。



甚吉

胡說！你這笨貨……莊主衙門的副爺！哥哥的話都是假的，他是傻子，有些糊塗。這種人說的話都當做話，那太糟糕了！我求求你們。（坐下，瘋人似的把頭低垂。）

甚兵衛

（學着其弟，亦將頭垂下。）莊主！副爺！真的，我是丟了這麼一塊石頭，我看見一個武士騎馬來了，就拿這麼一塊石頭丟過去。

甚吉

屁話！蠢東西！像你這跛子，能打石子嗎？

甚兵衛

廢話！你又沒有參加，我做的事你那知道……我是拿這

麼一塊……

甚吉

（攔住其兄。）說甚麼……（村人拉開甚吉。）

差役

那人是誰？

茂兵衛

他是甚兵衛的弟弟，因為甚兵衛有點傻氣，他就把家裏

所有的東西都拿了。

差役

甚兵衛既然有重罪的嫌疑，他的父母兄弟，怕也不能免的。（向手下的捕手。）把那人捉起來！

甚吉

那不行！那不行！你們聽這種呆子的話！這種呆子，那能對官差打石頭？那，那……

甚兵衛

（正在受細。）我是擲了這麼一塊……

村人們

甚兵衛君！感謝你！感謝你！

甚兵衛

就是擲了這麼一塊……

差役

他的弟弟也細起來！

甚吉

（憤恨地痛哭。）我們也受難了嗎？……笨貨！殘疾鬼！

甚兵衛

我是擲了這麼一塊，……（想舉手表示石子的大小，但已被縛不能動。）

村人們 甚兵衛君！感謝你！感謝你！我們都感激你。

茂兵衛 甚兵衛君，我也要謝謝你，我絕對不讓你被殺，我要聯絡

領土以內的農民，寫一張名單去請願。

甚兵衛 說甚麼？我聽了你們的話真高興！真高興！

甚吉 （怨恨的形狀，瞪起眼睛。）笨貨！跛子！

甚兵衛 我是擲了這麼一塊，……（欲舉動細住了的手。）

（村人們包圍於感謝與賞嘆的聲浪之中。）

### 第三幕

第二幕的數日之後，十二月之杪。香東川原刑場。小石很多的河邊，築了竹柵。流水乾了的河床，一直連到遠方；背景則為冬日枯瘦的山色，落葉沿着河床吹來。幕開，初時只見竹柵的

外側，其後舞臺廻轉，可見竹柵的內側。竹柵之外，羣衆圍觀，打村的莊主，里正，老人，村人們，俱雜在其中。

村人一 莊主！我們一百多個村莊的莊主，連名的請願書，都不能發生效力嗎？

茂兵衛 你這樣問我，我真難爲情，在總管老爺面前，不知哭了多少，還是無效。

里正 上官他不管是誰，只要把兇手磔死，作作威風就算了。

村人二 想來甚兵衛真可憐，那時候大家都打過石子的。只有甚兵衛很正直地承認。

村中老人 唉！我是這麼想：一定是芝山的觀音菩薩，要來救我們村裏，所以變爲甚兵衛的。

茂兵衛 現在無論怎樣哀嘆，也不能收回了！甚兵衛君雖然死了，

身後是很好的。

里正一 是的，身後我們全村一定祭他爲神。

茂兵衛 要祭他！要祭他！他簡直是讚岐的宗五郎，是義民的榜樣。

村人三 假如是別人的話，因他而受連累的家庭，很覺得可憐。但

是那個金婆和甚吉兄弟，沒有甚麼可憐；反而覺得他們是多年虐待甚兵衛的報應，心裏舒服。

村人四，五 是的，真有點這樣。

村人六 我特地拿了這個來，送給甚兵衛吃。

（拿出竹皮包好的飯團。）

里正一 啊，你想得很好！甚兵衛君因爲饑荒，沒有吃過好的東西，一定很開心的。

村人六 我就是這樣想的，所以把我那十分重要的種穀，拿出三

合，做了飯來。

茂兵衛 啊，你做得很好！我茂兵衛也感激你。

（此時遠方有羣衆喧嚷之聲。）

村人 一，二 呵，來了！來了！甚兵衛君來了！

（羣衆齊聲叫着甚兵衛的名字，向那方波樣的移動。有頃，甚

兵衛騎着裸馬來到，走下馬來，掠過羣衆之間。）

茂兵衛 甚兵衛君！我們都來了。

里正 一 我們都在私下裏拜謝你的恩惠。

村中老者 二 你膽大些！我們都在這裏。

村人們 我們都感謝你。……一生都不會忘記你。將來祭你爲神。

甚兵衛 （含着微笑，向村人點頭。）

茂兵衛 甚兵衛君！我跑遍了一百多個村子，連名去請願！可是畢

竟你還是要到這個地步，請你原諒我！

甚兵衛 甚麼？不要緊，不要緊。我被大家那麼稱讚，心裏很高興。

村人們 （一齊。）甚兵衛君，謝謝你，謝謝你！給你作揖，給你作揖，

祝你早早成佛！

（甚兵衛不住的微笑，走入竹柵內；金娘和甚吉，接着走入。）

村中老者一 金娘！你也真晦氣！不過想着這是救了全村，好好地

去死罷！

金娘 （憤憤地。）甚麼話？大家合起來欺負那呆子，把冤罪加

在他身上，害得我們母子，都成了這個樣子，還說甚麼呢？

甚吉 娘說得對，害了我們受這種罰，還要來旁觀！

金娘 記住罷！我的頭雖然殺了，一連七世都要在這村裏作祟。

村人一 甚麼話？這不是你們虐待了善良的甚兵衛，應受的罰嗎？

村人們 對哪！對哪！

金娘 甚麼？（雖則被細，仍欲向村人們衝去。）

差役 （解下繩索。）真奇怪哪！

金娘 （恨恨地向着村人，）記住，記住罷！死了我也要來雪恨的。

（金娘母子步入刑場；舞臺半轉動，可見刑場內部。礮柱豎在柵邊，甚兵衛當先，五個囚人—列地安置着。刑吏們隨後入，刑吏長坐橈上。）

刑吏長 準備好了嗎？

刑吏一 一切都準備好了。

刑吏長 那末，讀他們的罪狀！

刑吏二 （高聲朗讀。）



弦打村農民甚兵衛

汝於十三日，加入領內農民暴動團；於香東川堤上，投石殺害公差松野八太夫，藐視領主，不法已極；着處磔刑，此令。

同人之母 金娘

同人之弟 甚吉

同人之弟 甚三

同人之弟 甚作

以上諸人爲甚兵衛近親，着卽梟首示衆，此令！

刑吏長 快到最後了，假如有遺言，可以給你送去。

金娘 這樣的事殺我的頭，我是不承認的。上官也太過分了！太

過分了！

刑吏 這時何必再說不甘心的話？他本人已經招供了，你們親族，只好自認不幸。

金娘 你怎麼說？這種呆子的話也相信，太過分了！我不承認，不承認，我不承認上官。（向甚兵衛）這笨貨！

甚兵衛 哈哈……

金娘 甚麼事好笑？這笨貨！把娘和兄弟弄到這個樣子，這笨貨！

甚兵衛 哈哈……

金娘 這不孝的東西！

刑吏一 吵死了，閉嘴！

金娘 （恨恨地閉口。）

刑吏長 甚兵衛！你沒有遺言嗎？

甚兵衛 （微笑。）我甚麼也沒有，村裏的人都喜歡我，我很快活，

很高興。

（村人六馳至柵邊。）

村人六 求求你！求求你！

刑吏一 甚麼，甚麼事？

村人六 求求你拿這個給甚兵衛君吃！

（取出竹皮包着的飯。）

刑吏一 怎麼！給他遞過去嗎？

刑吏長 不要緊，遞給甚兵衛罷！

刑吏一 （給甚兵衛。）這是村人的一片好心，你高興地吃了罷！

甚兵衛 （天真的歡欣，）啊！這是給我的嗎？

刑吏長 給他的手解鬆來！

（刑吏一，使甚兵衛的小腕可以自由。）

甚兵衛 呵呵！這樣的白飯，有生以來才見過；我可以吃了它嗎？當

真我可以吃掉它嗎？

刑吏一 你好好地吃了！

甚兵衛 （吃着似乎很甜香，）啊，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的東

西！下顎都要落下似的。……真是沒有吃過這麼好的東

西。……（接着吃了五六撮，忽然想到其母。）……娘！甚

吉！你們想吃嗎？

甚 甚麼鬼話！蠢東西！要殺頭的時候，還吃得下東西嗎？

金 娘 這呆屍！老是把娘當傻子。

甚兵衛 哈哈，……不愛吃嗎？我就都吃了。好吃，好吃！下顎都要落

下了，村裏的諸位，謝謝你們！

村人們 （齊聲。）不要說，難爲你吃了，我們才是要謝謝你！

刑吏長 沒有遺言，那就把他母親和弟弟，放在後面的位置！

金 娘 （慌張狀。）請你等一下！求求你！

刑吏長 甚麼事？

金 娘 這是我臨死之前的願望，請你把這不孝的東西先殺！我看到不孝子在礮柱上受苦的樣子，也可以痛快幾分。

村人們 （衆口大罵金娘。）……鬼婆！……你死在前面罷！

刑吏長 雖則是你的願望，但是不能照辦。這種時候，依規則罪重的要留在後面……把這些人拿過去！

金 娘 唉，真遺憾！我竟不能見到刀子戳他嗎？

刑吏三 啊，真吵！規規矩矩的到那邊去！

（刑吏們將母子四人牽至左方，劊子手拔刀隨其後。）

甚兵衛 （含笑目送其後。）娘和甚吉，都先去了嗎？虐待了我多

年，謝謝！謝謝！哈哈……

（將斬首時的聲響，接着聽到刀聲和觀衆的噪聲。）

甚兵衛 （顏色漸漸蒼白，但仍笑着。）呵！我胸襟輕鬆了！二十

幾年虐待了我的娘和甚吉，都變了那個樣子。娘！甚吉！甚  
|三|甚|作|怎|樣|的|味|道|啊|哈|……（繼續哄笑。）……這回  
輪着我了，快點給我細上礫柱罷！

村人們 （忽然動搖。）甚兵衛君！謝謝你，感激你！不忘你的恩德。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刑吏們舉起礫柱，將套上甚兵衛頸上。）

甚兵衛 爲甚麼要喊南無阿彌陀佛？你們都給我開心罷！我從來

沒有這麼舒服過。哈哈……

（在羣衆的讚美與悲嘆之中，甚兵衛的笑聲愈高。）  
——幕——

# 丸橋忠彌

人物

丸橋忠彌

其妻貞子

由比正雪

河原十郎兵衛

河原甚左衛門

芝原又左衛門

加藤一郎右衛門

年少。

櫻井三太夫

弓師藤四郎

酒店老圃

夥計三人

永山六郎右衛門

菊池源右衛門

町公署副官。

其他

時代

慶安四年七月二十日之日暮至次日之夜半。

場所

江戸



## 第一幕

牛込區榎町由比正雪之家，有大旗柱的宏壯的住宅。後進書房中，正雪居中，與其同黨河原十郎兵衛，河原甚左衛門，芝原又左衛門，加藤一郎右衛門，櫻井三太夫等，圍着密議。正雪頭上束髮，顏色白皙，口脣灼紅，日圓睜而有光。

時在慶安四年七月二十日之夕。

正 雪 (向河原十郎兵衛) 啊，又弄壞了嗎？你那邊是相當的有成算了的。

河 原 沒有，我把種種的事體都說過了。正雪君這回要到紀州候那邊去就職，驟然間要用一筆川資，手頭剛剛不湊巧，所以想暫時借用一下。可是一說到是七百兩那麼大的

數目，就……

正 雪 七百兩雖是不行，你沒有問他到底可以借多少嗎？

河 原 這事我是想過的。可是武士向人談金錢數目是不便加減。除非對方自己說出，那又是別論，要我自家說叁百兩百，那是不可能的。

正 雪 ……這也很對。

（正雪挽着雙臂。）

櫻 井 我也向我的一個知己上州屋太兵衛，說過金錢的事，但是他一聽到「百兩」的聲音，就沒有響亮的回話了。

正 雪 我們懷着這不世的企圖，正當要達到一生的願望的時候，却為得金錢的事，這樣苦心，而使各位這樣憂慮，這真意想不到。我正雪手頭弄到這樣不如意，也許是可疑；但

是諸位也知道：我貯蓄的錢，這幾年來，和無限的流浪人合作，因此自鎌倉以至今日，不知不覺，變成了不自由，還請諸位原諒！

加藤

不，這不是先生一個人的罪，是我們不中用，我們太依賴先生一個人了。……但是據說金井半兵衛先生，不像普通的浪人，很能牢守私誼。

正雪

哈哈，就爲得有了金井君，到現在才漸漸地解了重圍。自從和他成了知己，一千四百兩，啊，不，差不多通融了二千兩光景。本月的初頭，金井君當了大阪府的大將，出發的時候，還留下了三百兩。假如沒有他，現在這點整備，都不能彀。

茗原

蒲前侯那裡，不能設法嗎？

正 雪

唉！自從被熊澤所阻以來，簡直沒有從前那樣的信用。此

加 藤

刻如果不留心，對他說了甚麼，那才是敗露大事的根基。爲了困於金錢，使我們的計劃，不能做到十二分，真是可

惜！

正 雪

古時甲斐的武田，越後的上杉，尾張的織田，都是有錢就

強大了。關原之戰以後，豐臣右大臣家之勢力雖減，但是大阪城中他有金的秤錘，就是狡猾的老狸精，也對他莫可如何。況且在太平之世，除了以利爲餌之外，沒有他法可動人心。有了千兩，可以動一百人，有了萬兩，可以動一  
千人。

櫻 井

丸橋君親友很多，我想他或許可以設點法罷。

正 雪

（苦笑。）甚麼，那會有？丸橋只有武勇，他不是能殼打算

金錢的人。他大概以為我正雪有搖錢樹，還在安心罷！  
哈哈……

加藤 可不是嗎？他似乎全不顧慮金錢的事。

櫻井 他恐怕以為：只要舉起十字形的長槍，天下事可以馬到

成功了。哈哈……

（一齊慘笑。）

加藤 但是目下要用的，還不怎樣缺乏罷？

正雪 到了駿府，能穀安安閒閒地取到久能山的金庫，那金子固然可以從心所欲。只是現在等候江戶的消息，而着手去駿府城的整備，那些集合攏來的浪人，不能不分給他五兩或十兩；還有糧草，還有挑夫。所有這些，只要能够有出二千兩的地方就好了。

櫻 井 的確是的。

(一同沉思。)

加 藤 不必着急！到萬一的時候，可以闖進駿府城街上的人家去。……

正 雪 啊呀！桶流軍學家的嗣子正雪，挽弓於天下，雖是他的素志；闖進人家去做強盜，那是不願意的。……哈哈！我不願把身子墮落到那步田地。如果你們要說我是拘泥於小事，也只好聽便。

櫻 井 這也難怪。

(聽到了那邊的人聲。)

芝 原 甚麼人，好像有甚麼人來了。

(年輕的武士入。)

年輕武士 丸橋先生來了。

正 雪 甚麼，丸橋嗎？請他到這裏來！

年輕武士 是！

（年輕的武士退，丸橋入，高大雄糾的武士，一座略露冷淡。）

丸 橋 呀，諸位都來齊了！

加 藤 嘯，剛剛來。

丸 橋 不是在開甚麼會議罷？

櫻 井 沒有……沒有甚麼。

丸 橋 哦……但是很像有甚麼事似的。

正 雪 不是，恰恰大家都走來了。

丸 橋 去駿府的事整備好了嗎？

正 雪 不能說已經完備，不過大略……

九 橋 那麼恭喜……但是我把要緊的事先說罷！我今晚來的事實在不好說得，想請你通融我二百兩銀子。

正 雪 （疑惑狀。）甚麼？二百兩……

九 橋 是的。上回你分給我江戶地方的用費一千二百兩，我拿它平均分給部下，每人十兩的預備金，剩下沒有幾何了。  
正 雪 ……可是我起初就千囑萬囑，要你全部都要在這一千二百兩中間開銷。

九 橋 但是不穀的事，總沒有法子。

正 雪 現在到預定的日子，已經祇有幾天了，這其間你自己去想點方法罷！

九 橋 不能，我忠彌向來沒有找錢的才具。

正 雪 ……說到二百兩，這是很大的數目了，現在手邊這樣一



筆大款子是……

丸橋 不說出事情來，你或者要疑心。實在是弓師藤四郎的賤，

我還沒有給他，

嘿！（稍許吃驚。）

正雪 面目都沒有了。

丸橋 唉，丸橋君！這話不是不對嗎？我交一千二百銀子給你的

時候，就懇懇切切地說過：對於弓師藤四郎，你是以利誘

他的，你既叫他私私地造了弓箭，他的錢應該第一個還

清。

丸橋 你這樣說來我是沒話可說了。我因一時的不留意，把這

一宗放在後面；後來種種的用費加攏來，一千二百兩就

完了。

河原 這在丸橋君，太疏忽一點了。

丸橋 旁邊人不要插嘴！先付後付，不彀的還不總是不彀？……先付了藤四郎的二百兩，別的地方，也是要缺少二百兩的。

正雪 明後天就要離開江戶了，這種時候，這樣大的款子，我正

雪實在難得通融。

丸橋 那麼你說要怎麼辦呢？

正雪 那麼，以前十天二十天已經拖欠過了的債，現在再延長五天十天，總不會不可的。你去好好地給他說罷！

丸橋 以前爲得要請他延期，我這不高興低下來的頭，也和商人似的不知低了幾次；現在再要我低頭，我是討厭的。

（正雪默然。）

九 橋

江戶地方，一千二百兩銀子，整備要謀這樣的大事，這不  
等於麻雀的眼淚那麼少嗎？

正 雪

這是當然，我也知道的。不過，你是知道：上次七月五日，全  
黨的錢三千七百兩，江戶，駿府，大阪，京都，是照人數分配  
的。……我正雪不要說是百兩，一文半錢，都沒有懷私。現  
在十兩的餘裕都沒有了，所以還是請你設法退出這個  
急難。

九 橋

也不是一定要。不過在這預定的日子將到的時候，不能  
去考慮燒洗城池的手段，而去爲金錢勞心，真是痛恨！

正 雪

我也和你同樣的痛恨。

（年輕的武士登場。）

年輕的武士

松平阿波守先生的使者來了。

正 雪 大約是商量招待我到他家裡去的事罷？商量也沒有用

場了，不過我也去見見來罷！諸位！暫時少陪。

加 藤 請罷，不用掛心！

正 雪 那麼，丸橋君！少陪。

丸 橋 等一會再見。

（正雪退，丸橋快快不樂，一座悄然。）

加 藤 丸橋君！你的煩悶，我很知道，可是我們同黨中不僅僅你

一個人不自由，全體都是金錢不足。我們整備去駿府的，

一文之餘裕都沒有。

丸 橋 雖是沒有餘裕，總不要欠債罷？

加 藤 那到是的。

丸 橋 藤四郎那弓師，是有名的惡漢，早晚死死地來催，聽聽都

討厭極了。

芝原 總只有六天或七天的忍氣了，只要我們的計劃，有一方成功，金銀是可以如意的。

丸橋 這簡直是商店買賣了！（微笑。）

加藤 說甚麼？這是要忍耐的。最要緊是要溫和地向藤四郎說明，叫他延長五六天。

丸橋 我這性急的忠彌，一向不會做這種事。

（同座皆默然。）

櫻井 （想轉移丸橋的心情。）喂，丸橋君！我同你幾年來都是圍棋的敵手，明後天我就要向駿府出發，說不定這就是終生的永別，怎麼樣，我們作爲一生的紀念，圍一次棋罷？

丸橋 算了罷！

櫻 井 爲甚麼？

丸 橋 氣悶的時候，無心敲棋子。

櫻 井 那末，你讓那一局棋輸到底嗎？

丸 橋 輸到底？沒有這回事。

櫻 井 你忘記了嗎，昨天晚上在你府上，我和你交手的時候，我

連勝了三局？

丸 橋 但是上次在本因坊的棋會上，是我勝了的。

櫻 井 那時候我同你說了，欠你兩局。可是昨晚我還了你那兩

局，還是勝一局。

丸 橋 是這樣嗎？

櫻 井 你可忘了？

丸 橋 好，那末再交手一局，還清舊賬罷！欠了藤四郎的錢，又欠

你的棋債，我忠彌更無顏見人了，再來一局！

（櫻井取出棋盤。）

櫻井 這是一生一世的棋局了，不能隨便動手。

丸橋 我也一樣。……我拿白子。

櫻井 拿黑子也行，只要能殺勝就好了。

丸橋 說笑話！

芝原 這是很有趣的勝敗哩！

加藤 很想賭賭看誰勝誰敗。

丸橋 要打賭當然是賭丸橋，定規是丸橋的勝利。

櫻井 也不見得。

丸橋 甚麼話？

（兩人開始對奕，少頃，丸橋後退一着，棋子飛躍。）

櫻 井 棋子都發跳，不能勝了罷？再慢一點如何？

丸 橋 那是多餘的忠告，還不如看這顆子要危險了呢！

櫻 井 甚麼？這樣斜斜地飛一顆，天下就太平了。

丸 橋 我從這一帶遠遠地圍過來，等它大一點再來屠殺。

櫻 井 啊哈，疎忽了！已經一顆子……哦！有了一個空眼了。

丸 橋 我這樣來你怎樣辦？

櫻 井 我這樣辦。

丸 橋 沒有方法了嗎？

櫻 井 你看罷！

（兩人默默地繼續下子。）

丸 橋 哈哈……這顆子被我吃了。

櫻 井 沒有法子，那本是一顆廢子。



丸 橋 甚麼？

櫻 井 我起初就預算丟了它的，那是所謂犧牲的子。犧牲它來牽制敵人，以便立足於中原。比方像我們的策略……

丸 橋 甚麼話！

櫻 井 啊哈，……這麼四面來一下罷！

（轉向棋盤的他方。）

丸 橋 走到那邊去？這麼亂七八糟！

（兩人繼續着，櫻井漸陷於悲境。）

櫻 井 討厭哪！……這麼試試看。

芝 原 不行不行！那是很壞的想頭。

丸 橋 芝原！用不着幫助。

櫻 井 糟了！這個怎麼辦呢？……這裏來……

加藤 再想想罷！這是緊要的場所。

丸橋 旁邊的人閉嘴罷！

芝原 （陡然像記起了一句歌謠，敲着膝頭歌唱。）欲渡宜曳

錦，中道將斷絕！……欲渡則曳錦，中道豈能絕？

櫻井 對哪！我這樣渡過去就安全了。

丸橋 嘿！到底逃走了嗎？若是殺掉了這顆子，那是我的勝利無

疑了。可惜！

（兩人再繼續。）

櫻井 請看！現在這顆子要危險了呢！

丸橋 甚麼話？這麼重要的子，死了還行嗎？

櫻井 雖然是重要的棋子，但是在我黨的軍路上看來，等於德

川家的天下。

丸 橋 胡說！我這麼打開來。

櫻 井 呵，更加是絕路了！讓它這麼重要就殺掉它呢，還是給它

切成兩段呢？

加 藤 喲，中央的白子危險哪！

丸 橋 旁邊說甚麼？

芝 原 緊壓下兮鞍韉……緊壓下兮鞍韉。（歌唱）

櫻 井 對哪！給它切斷。

丸 橋 （憤然。）且慢！這顆子不能切。

櫻 井 怎麼不能切？

丸 橋 武士有要聽人家的幫忙的嗎？芝原！你剛才怎麼說的？

芝 原 沒有怎麼說，只隨便唱了實盛的一句詩。

丸 橋 哼！你把人當呆子！剛才你唱的「欲渡宜曳錦，中道將斷

絕。」也是隱隱地叫他渡過去，那時因為我佔優勢，忍耐過去了。現在你又唱「緊壓兮鞍韉。」不分明是叫他切下嗎？重重的幫忙，實在忍不下。

（丸橋拔出刀來。）

芝原 甚，甚，甚麼？就算明明幫了他，在我們的棋局不是常有的事嗎？去年奧村八郎右衛門和正雪先生對局的時候，你不也是從旁插嘴，使奧村生了氣的嗎？

丸橋 彼一時此一時，奧村和正雪先生對局的時候，我幫正雪先生，這是人情之常。現在我和櫻井的勝負，你有甚麼成見，要來幫忙？難道對我有甚麼意思嗎？

芝原 也不是全沒有意思。全黨都為那件事，謹慎節約，一文半文都不妄用；惟有你，不斷地狂飲，把分配的錢都用盡！

丸橋 嘿！怎麼說的？難道說我丸橋，拿軍費作了私用嗎？這受不了，走下院子裡去！

芝原 要去就去罷！

（正雪自內出，驚而阻止。）

正雪 你兩位做甚麼，聲音這樣響？請平靜下來罷！

丸橋 可是芝原說得太過分了。

正雪 說甚麼？一黨的長者，江戶地方的大將的你，在臨大事之際，如何計較圍棋的勝負？

（丸橋暫時沉默。）

丸橋 你說我是江戶地方的大將嗎？

正雪 是的。

丸橋 我這江戶大將，連二百兩銀子的才能都沒有嗎？哈哈……

……哈哈……

芝原  
「丸橋，停住！」

丸橋  
「停住？」這話太過分了！多說無益，芝原！下院子裡去！

正雪  
「丸橋君！怎樣的酒興，你糊塗了嗎？」

丸橋  
這不算糊塗，惟其不糊塗，才能理會各方面的心理。

正雪  
我們的心理是甚麼呢？

丸橋  
我懂得諸位要疎遠我的心理。

正雪  
疎遠這話不能隨便說，甚麼事疎遠？

丸橋  
我忠彌雖是一個除了槍以外，甚麼也不懂得的武夫，但

是諸位的心理，還能理會，明明白白地理會。

正雪  
你說來我聽！

丸橋  
第一今天的會合，全黨的領袖都齊了，爲甚麼不叫我丸

正  
雪  
橋

橋？這就使我生疑了。

你這是不意外的推測，我剛才說過，完全是偶然的聚合。謊話不要說了！各位對於我，都看做沒有辦法的東西，所以疎遠我，甚麼會議都不叫我來，只把我當先衝入水火之中，你們這種心理，我完全曉得。將一個江戶大將的頭衝給我，使天下的鋒銳，集中於我一身。當我在江戶碎骨斷筋血戰苦鬥的時候，你們好從從容容去謀攻駿府。拿圍棋來說，我是犧牲的棋子；把我拋到敵人金湯之固的城池裏面，左衝右衝，血肉狼藉，然後拋棄它。大局勝也好，敗也好，我是一定丟了的。哈哈……這叫做拿人當柱石，當楯牌。哈哈……做得好！「江戶大將！我忠彌高高興興接受你們的厚賜，做你們奪取天下的臺基。」

正 雪 呀，呀！你這是故意瞎猜。

丸 橋 怎麼是瞎猜？你們以為：「丸橋這種人，終久要破壞全黨的調和，此刻有力量的時候，儘量地使用他，然後再殺了他。」這就是你們的肚腸。

加 藤 丸橋君！太說過分了。

丸 橋 一點也不過分。江戶地方的人數，僅僅只有兩百個騎兵，其中正雪君的心腹沒有一個，都是像我這樣魯莽的人，都是被人使用的傻子。哈哈！……

正 雪 丸橋君！你這是正經的說話嗎？

丸 橋 不是正經是甚麼？

正 雪 這與你名門的後代的思想，很不相稱。

丸 橋 怎麼？



正 雪

你在江戶舉事，算是犧牲的棋子，我在駿府起事，不也是一樣？江戶算是敵人的重圍，駿府也正是重圍之中。在這計劃上，誰能顧到一身的安全？德川的政治走入邪道，用了酒井讚岐，松平伊豆那一般奸臣，使得萬民塗炭；尤其對於流浪的人，取締苛刻，天下十萬流浪的遊士，每日都有絕糧之憂。我正雪之所以舉事，犧牲一身，在求堅守一個地方，盡可能地對付幕府；驚動天下的人心，喚醒奸臣的迷夢，質問幕府的惡政，拯救十萬的遊士。豈有期待一身的榮達？況且我們曾經多年歃血爲盟，那能犧牲你而我就選擇安全之地？

丸 橋

哈哈……老是你正雪君的那副好口才！我忠彌一時都爲你所迷了。

加藤 到這時候你想拋棄血盟嗎？

丸橋 是我忠彌若是意氣相合，一條性命滿不在乎；但是給人利用，我是不願。我不高興供你們使用，氣味不投的人，不願和他共生死。

加藤，櫻井，芝原（一同）甚麼？

（都握住刀柄。）

丸橋 哈哈……幹甚麼？不管是衰敗，是枯竭，長曾我部的秦盛澄，豈會傷在你們這種手腕的刀上嗎？哈哈……這地方久留也沒有用處，待會大事被發覺了，還要遭連累，受磔刑，算了罷！

（丸橋悠然去，芝原欲往追趕。）

正 雪 你不必！

芝原 但是，假如他去告密呢？

正雪 九橋不至於這樣卑怯罷。

加藤 話雖如此。

正雪 你們爲甚麼激怒了忠彌？

櫻井 起初在下棋，芝原君……

芝原 因爲對九橋的反感，不覺幫助了幾句，這是我的大錯。

正雪 是你們不好。（沉思）無論如何都是空的了。起初固然

也經了許多蹉跌，然而到現在，更是大事已去。

芝原 不過僅僅忠彌一個人，可以追去打了他。

正雪 打了他那麼江戸的同黨，都要落膽了。

櫻井 但是讓他生存……

正雪 忠彌的生死，已經不成問題；只是我們這單單薄薄的一

黨，而又發生了破裂，一切就這麼完了。

加藤 我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追上忠彌的後面去打死他，然後更立河原十郎兵衛，爲新的江戶大將……

正雪 (冷靜地) 那也行。只要能雪恨，你可以隨意行事。

加藤 那麼，請恕我！

櫻井 我也帶二三名心腹，從後面追來。

加藤 謝謝你的厚意！忠彌那東西，一定是從山吹町向江戶川頭走去……我先走一步。

(加藤趨出)

正雪 就是弄掉了忠彌，撥水總是難收。啊哈哈……管它怎樣，我明天還是離開江戶，向駿府去。事情的成敗，難以預測，總聽它罷！

櫻井 爲甚麼這樣心虛？只要弄掉了忠彌……

正雪 不是心虛，前途擺在面前的。啊哈哈！……

櫻井 吉利總是我們的，請你等候消息！

（櫻井去。）

正雪 事情破壞於未然，全都是金錢不足。從此我的武略也……

……完了。啊哈哈……（慘笑。）

## 第二幕

情景 江戶川頭大彎曲的附近。對面是江戶川堤，有幾株著葉

的櫻花樹。隔堤可以望見遠方夜色朦朧的官邸。

酒店的老闆，正在收拾棚攤。另外三個夥計，兩個坐在板櫬上，一個立着。

夥計一 老闆！近來神樂坂行元寺門口，說是有私娼，可是我老等

也不見出來，自己覺得被狐抓住了似的。是真有嗎？

店老闆 我看你還是到音羽六丁目去嫖尼姑，比較靠得住。

夥計一 嫖那看慣了的尼姑，不如那驟然相遇的人，因此到處在搜索。

夥計二 我現在到市谷幡前去，找一個男娼罷！

夥計三 那些大頭老爺，在柳橋或者今戶，叫了妓女喝酒，和我們在這個地方，喝了酒壯壯力氣，去找私娼，味道還是相同的。

夥計二 當然！川長和有明樓雖不是一樣，醉了之後，老爺們和我們，不會兩樣的。

夥計一 吃那吃不勝吃的東西，還不如坐在這露店裏，悠悠地喝

酒，心地毫沒有煩惱，倒是好些。

夥計三 喂！再給我倒半盅來！

店老闆 啊，啊！再要嗎？

夥計二 你這樣半盅半盅地，要喝幾次呢？

夥計一 這是第三次。

夥計三 半盅一換，強得多。

夥計一，二 不是怕酒錢太貴罷！

（這時忠彌酩酊踉蹌入。）

忠彌 稍許有些醉了似的。但是雖則醉了。剛才爭吵過了的煩燥，一點也不能減少。（走上舞臺，見三人在喝酒。）哦，他們在喝酒！這不能隨便放過，再喝一點，等到甚麼事情都忘記為止罷！

夥計們（見忠彌入，由攤板起立。）武士先生，請坐這裏罷！

忠彌 謝謝！

店老闆 來得好，拿芋頭來呢，還是拿磨芋豆腐來呢？

忠彌 隨便甚麼都可以，酒熱了來！

店老闆 是，知道了！

（將酒壺和飯碗，置忠彌前。）

忠彌 拿的是飯碗，真感謝你。（喝酒。）啊，這是很好的酒！

店老闆 我這兒雖是小攤子的露店，因為自己喜歡，所以酒是  
好的。

忠彌 老闆！你也喜歡酒嗎？

店老闆 是！我非常喜歡。

忠彌 喜歡酒是很好的，來和我對喝罷！



店老闆 謝謝！但是我不能把出賣的東西喝了。

忠 彌 錢算我的，不要客氣，你只來喝好了。

店老闆 那麼酒錢你出嗎？

忠 彌 是呀！酒錢要多少我給多少，你只管喝罷！

店老闆 多謝！破費你了。

（忠彌給他倒酒，夥計三人，若有所思。）

夥計一 老爺！您氣色很好哪！

忠 彌 （望見三人）好甚麼！剛才同朋友吵了架，心裏煩悶，在

石切橋的燻魚店裏，喝了一升五合，心氣還沒有轉過來。

夥計二 可是看過去，氣色很好似的。

忠 彌 你們也喜歡酒嗎？

夥計們 我們只要聽見了「酒」字，眼睛就瞎了。

忠 彌 喜歡的話，就來喝罷！我來會鈔。

夥計二 給我們喝嗎？

三人 謝謝你！

忠 彌 老闆！給他們倒酒！

店老闆 是，知道了！又是半盅一倒嗎？

夥計三 人家會鈔，那你給我酌滿罷！

夥計二 這是現錢。

店老闆 你們也要嗎？

夥計一 吃白食當然不說不要。

夥計二 我也請你酌滿！

忠 彌 呵，這有趣，都是愛酒的人聚在一塊兒。店老闆！有甚麼菜

嗎？

店老闆 有毛芋頭和剛煮好的磨芋豆腐。

忠 彌 煮好的磨芋豆腐是很好的，拿來罷！

店老闆 是，曉得了。

忠 彌 哦，是了！「酒店新蒸嫩芋香，」怕就是詠這兒的，再酌滿來。

（店主倒着酒，夥計一，大有醉意。）

夥計一 你們怎麼想法雖則不知道，在我覺得這樣慈悲這樣愛酒的老爺，給我們不相識的人，飽喝一頓上等好酒，我簡直想取了天下給他。

忠 彌 甚麼，想取天下給我？（不快色）

夥計二 天下給了你，你一定給我們儘量地喝酒罷？

夥計三 請罷，請取了天下給老爺！我只想拼命地喝酒。

忠 彌 (突然將酒杯投向夥計) 閉嘴! 你們這班東西, 也來戲

弄我了。雖則我被朋友欺侮了, 那可以連你們的戲弄也  
忍受嗎? 站好來! 讓我抽你們的筋。

夥計們 呀! 奇怪! ……怎麼的? ……有這樣的事! ……真是意外!

(向後逃退。)

忠 彌 畜生! 那樣的光棍也來捉弄我, 騙我的酒吃。——還了得?

我是被那些勿頸交的朋友, 心裏在疎遠我, 而口裏說得  
很好, 上當了的九橋忠彌呀! ——(敲敲自己的頭) 你  
真蠢哪! ……哈哈! ……

店老闆 (稍稍走近。) 老爺! 這真討厭! 老爺生氣了, 那般夥計, 連

我的酒賬都沒有付就走了。

忠 彌 不成器的東西! 算了, 我給你。(付錢) 我把這點都喝了

罷！

（將罈裏的酒，繼續喝完。）

忠 彌 壞蛋！畢竟要我來付賬。啊！醉了，我全醉了！

（店老闆的攤擔旁邊，走出一隻狗來。）

犬 嗷，嗷！

忠 彌 爲甚麼嗷嗷？是在預告現在的事嗎？那是應該嗷嗷地叫

的。有人說紅狗的感覺和牛一樣，你再叫罷！

犬 嗷！嗷！

忠 彌 還是叫！叫！若不再叫我就打死你。（狗逃去）這樣說它

駭了。那東西怕是來催我開雜貨店的，可是我還不會離

開這裏。

（忠彌上下徘徊。）

說來我確實醉了！（顛顛躑躑，觸着堤上的櫻樹。）唉，失禮，失禮！我不知你是尊姓，我是九橋。……（注視櫻樹。）呀！我還道你是悄悄地立在這裏，不得不同你招呼。你這木頭！哈……原來木頭出典於櫻樹……啊，想睡了，想睡極了，再也走不動，就把這樹蔭當客店罷……（臥青草堤上）這麼好的被褥，好適意的被褥！

（店老闆預備搬走他的攤擔。）

店老闆 像是沒有人了，回去罷！

（店老闆將几椽坐板，放在攤擔上，挑着欲去，忽見忠彌。）

店老闆 喂，武相公！睡在那地方衣裳要弄髒的，而且也要傷風。喂，喂！

（忠彌歎聲大作。）

呀！睡得很熟了，人品骨格，樣樣都全的武士，因為好酒的原  
因，一生不能出頭，真可惜了呀！

（店老闆去。加藤等刺客先時已隱約可見，戴着假面，在遠方  
互相細語，漸走近忠彌睡處。一齊拔刀向忠彌砍下，忠彌迴  
身相避，落入河中。刺客等趨至堤上，往下探視。）

刺客一 看不見。

刺客二 逃了嗎？

刺客一 刀插下去的反應呢？

刺客二 沒有。

刺客三 逃脫了嗎？

刺客四 到底是忠彌！那麼大醉了，還能翻身逃走。

刺客三 的確是曠世的絕技！

刺客四 (除去頭巾,現出加藤)豈有此事?第一流大刀的刀口

上,我原想他萬走不脫的。

刺客二 臨事之前,這麼屈強的武士變了心,真是我們的氣數盡了。

刺客四 沒有辦法,走了罷!

刺客三 現在只好馬上向駿府出發,圖一個乾淨的最後。

(一齊悄然去。少頃,忠彌自堤上爬出。)

忠彌 嘿!遭了辣手了!那個鋒銳的大刀,的確是加藤。哈哈……

那有切在你們手裏的身體呢?但是,雖則我們是爭論了,馬上就用刺客對付,未免太甚。人家惡辣對我,我也對他惡辣罷,你們記住!……這班東西突如其來,給我弄醒了。可是還有些想睡。



（忠彌起立，脚跟搖搖不定。弓師藤四郎對面走來。忠彌七蹠八拐，想走過去。）

藤四郎 向那邊走的不是丸橋相公嗎？

（忠彌默默走去。）

藤四郎 喂，喂！你是丸橋忠彌相公嗎？

忠彌 你是誰？

藤四郎 你吃醉了，不認識我嗎？

（將面孔靠近。）

忠彌 啊，知道了！你是弓師藤四郎君。許久不見了，你好？

藤四郎 甚麼許久不見？今天早晨到你府上去的時候，你說晚上

七點一定給我二百兩銀子；可是剛才我又去府上，不料你不在家。不但不給我錢，而且說了不合於武士身分的

謊話。

(忠彌傾斜不定地聽着。)

藤四郎 在你府上等了一半刻，不見你回來，知道你是在榎町由比相公府裏，所以不管這夜路，走到這裏來了。在這地方能碰見你，總算運氣，請你趕快把三百挺弓，五千支箭的錢給我！

忠彌 你這樣說我毫無面目了。我預算今晚七點可以給你的錢，不料對方不湊巧。

藤四郎 這話我不要聽。物品交到就應該付錢給我，現在三天一延，五天一延，你想是多少日子了？

忠彌 怕有兩個月了。

藤四郎 兩個月！今天是一個月零十天了！假使你再不給錢我，我

只有到你家裏去，把東西拿回來。

忠 彌

哦！那是……

藤四郎

假如你一向是想不付錢的話，那你是騙子，明天我就到衙門裏去。

忠 彌

唉，煩絮啦！

藤四郎

甚麼煩絮？你若不說謊話，就不煩絮了。

忠 彌

等一下，稍爲等一下！到下個月我就要到紀州侯那裏去。  
……嘿——唔……

藤四郎

你的紀州侯，我已經聽厭了。紀州侯，紀州侯，這又不能拿來拖債的。

忠 彌

唉，討厭的東西！說了叫你等一下。

藤四郎

不，一刻也不再等。假如今天之內不還我，就當你有意拐

驅，明朝就去報官去。

忠 彌 「拐騙，拐騙。」這太無禮了！嘿——唔！

藤四郎 唔，是拐騙，確確實實的拐騙！拐騙錢不給人家只取了東西去，真真實實的拐騙。

忠 彌 （怒氣上冲，簌簌抖顫。）對於武士你說拐騙？好！錢給你。

藤四郎 喂！錢給我嗎？

忠 彌 不，剛才說錯了。

藤四郎 這幹甚麼？雖說是醉了，也不能捉弄人。……不行！我一刻也不能再等，馬上報官去。……

忠 彌 等一下，稍為等一下！

藤四郎 不等了，今晚不等了，回去馬上和五人組（註）去商量。

忠 彌 厭煩的傢伙！

藤四郎 說甚麼？你自己是千真萬真的騙子。

忠 彌 對於武士，老是說騙子，騙子，……（忽然想着了甚麼似

的。）我給你，你走近來！

藤四郎 這次不是謊話了嗎？幾時給我？

（忠彌在藤四郎耳邊細語。）

藤四郎 （驚駭而逃。）哦？

忠 彌 駭破了膽嗎？

藤四郎 那是真的嗎？

忠 彌 你以為我開玩笑吧？

藤四郎 這與你欠我的債，有甚麼辦法？

忠 彌 你到市廳去報告也可以，到將軍府去報告也可以。

（註）五人組：五戶或數戶組成，略似我國之五家法。

藤四郎 嘿！

忠 彌 報告謀反的人，最少都會賞五百石。

藤四郎 啊！

忠 彌 還了你的二百兩，還有零頭哩！

藤四郎 啊！

（藤四郎漸漸向後退走。）

忠 彌 藤四郎那東西，膽都駭極了。待會兒正雪，櫻井，芝原，加藤，

也要和藤四郎一樣駭出膽水來。狗仔們，看住罷！……哈

哈哈，……還想睡，……再睡一會罷，真瞌睡！

（復臥於堤上。）

### 第三幕

第一場

本鄉御茶之水丸橋忠彌家後進之一室。

忠彌醉極而臥。褥子都沒有鋪，僅僅蓋了一條被。其妻離枕稍遠，在做針線。時爲二十一日晚上，徒弟上。

徒弟 師母！永山六郎右衛門先生來了。

貞子 永山先生來了嗎？你怎麼說的，說了主人大醉了在睡着嗎？

徒弟 我說了，可是他說有火急的事，一定要見。

貞子 那末不能不叫醒他來。（膝行至忠彌側）喂，忠彌！忠彌！  
（搖動他）喂！客人來了。

忠彌 嗯。

（很不容易醒來。）

貞子 喂！有客人，醒來罷！

（忠彌不醒。）

貞子 唉！永山先生恐怕難等了，你去回報他，說今早天亮的時候，不知從那兒吃醉了回來，就這麼糊糊塗塗地睡了。

徒弟 是！（退）

貞子 喂，忠彌！稍爲醒一下！永山先生來了，永山先生。

忠彌 （翻一轉身）謝謝你，讓我再睡一下！喂——

（徒弟又上。）

徒弟 我這麼說了，他還是要見。他說或者他自己來叫醒他。

貞子 那末對不住永山先生，你請他到這兒來罷！

（貞子叫不醒忠彌，茫然對着他。永山隨徒弟入。）

貞子 啊，永山先生！請進來！這種失禮的狀態，真難爲情。



永 山 不，一點也沒有甚麼，他又是這麼大醉了。（走近忠彌）

丸橋君！起來！起來！有火急的事體。

忠 彌 嗯。—— 嗯。——

（忠彌老不肯醒來，永山取出佩刀，高敲刀盤作響。忠彌突然坐起。）

忠 彌 （醉眼朦朧）誰來了？

永 山 丸橋君！是我。

忠 彌 永山君嗎，有甚麼事？

永 山 很大的事。

忠 彌 甚麼大事！

永 山 正雪先生今早走了，你知道嗎？

忠 彌 不知道。

永 山 本來預定今晚在榎町府邸裏面，私私的開別宴，現在一

點也不通知我們就去了，一定是逃遁。我想是大事發覺了，所以趕忙跑到你這裏來。

忠 彌 這才可笑，大事發覺了嗎？

永 山 家裏只留下幾個甚麼也不曉得的傭人，一定是發覺了。

忠 彌 不知什麼人去告發了。

永 山 大約同黨中的人，誰變心了。

忠 彌 （俄然似記起了昨夜泥醉中所做的事。）唉呀！完了！

永 山 你想着了甚麼事嗎？

忠 彌 （苦悶）沒有想着。不過任一時的感情而去告發，那也

太蠢了！

永 山 那東西不知是誰。

忠 彌 不知道，總之是可惡的東西。

永 山 假如知道了那變心的人是誰，就是吃了他的肝肺，都還不稱意。

忠 彌 唉！貞子！拿酒來！

貞 子 你這樣子還要酒嗎！

忠 彌 若是不喝酒，這個念頭，不，不，這個遺憾不能消散。

貞 子 但是……

永 山 夫人！萬事休了，在這追懷一身的時候，無論要多少酒，都可以的。

貞 子 那麼我去預備。

忠 彌 不要預備，就拿冷酒來。

貞 子 但是，對不住客人。

永 山 不，我不要，只要忠彌君的一分。

貞 子 那末！很對不起。

（貞子往取酒。）

永 山 這是最後的準備了。我趕快回到我住的地方去，裝束起來。

忠 彌 我的決心和你的一樣。

（貞子持酒罈入。）

忠 彌 永山君，失禮了。（在罈口上喝酒。）苦！苦！這麼苦的酒從來沒有喝過。

永 山 但是，丸橋君！也不見得完全絕望了。等到最後判明白爲

止，你這邊不必預先騷動，大家第一要慎重！

忠 彌 不錯，第一要慎重！這於我是末期的訓言；永山君，謝謝你！

永 山 丸橋君，再會！夫人，再會！

忠 彌 再會！

貞 子 再會！

忠 彌 你去送他。

（永山去，貞子送出。）

忠 彌 （苦悶。）他們也是他們，用刺客追在我的後面……但是，是因一旦的憤怒，而賣了多年的同志……雖說是酒亂了心……唉，苦痛！

（貞子返入。）

貞 子 這回是你身上的大事了，但是悲痛也沒有用處。

忠 彌 你寬恕我！這麼愚蠢的忠彌，做了你的丈夫，你對你的不幸，斷念了罷！

貞子 甚麼？這些話都用不着。不過官廳裏說不定要來捕縛，家裏收拾一下罷？

忠彌 你說得很對，一切拜託你，請你把名單燒了。

貞子 噢，知道了。

（貞子敏捷地入內，同時徒弟入。）

徒弟 先生！弓師藤四郎、菊池源右衛門老爺，同道來了。

忠彌 （苦悶狀。）藤四郎這東西！到頭……：……吓，甚麼……：……叫

他們來！

（忠彌緊束腰帶，弄好衣裝，手握佩刀。藤四郎顏色蒼白，與

官差等人入。）

藤四郎 丸橋老爺！來擾你了。上官的命令，叫我同副官菊池源右

衛門老爺，同來見你。

菊池 我是南町區副官菊池源右衛門。

忠彌 我是丸橋忠彌，請問有何貴幹？

藤四郎 因為你說出了由比正雪謀反的事，我去告發了。上官說

你間接也有功勞，要你將那一黨詳細的情形說出來。

忠彌 甚甚，甚麼？我做告訴人這話夢都沒有做過。或者是你知

道了正雪君的心事，自己去告發的罷？壞蛋！

藤四郎 這，這，這話不是如此說法，忠彌老爺！

忠彌 是如此的！

藤四郎 不，昨晚在江戶川大曲附近，親自從你口裏出來。

忠彌 怎麼說？沒有這回事。

藤四郎 確實是你說了的。

忠彌 呵，煩瑣極了！再說我的手要給你不好看哩！

藤四郎 嘿？

(將欲逃走。)

菊池 即使你不做告訴人，你也是重大的嫌疑犯了，這要捕縛你去的，知道嗎？

忠彌 知道！

(藤四郎跑出，菊池跟去。少頃，府外噪聲大作，貞子馳入。)

貞子 這是慢慢……

忠彌 名單燒了嗎？

貞子 燒了，早就燒了。

忠彌 和你談話這是最後一次。今生的回憶，能奮鬥的我盡力

奮鬥了。你去靜靜地過你的餘年！

貞子 噢！(哭泣)



（府外人聲更近，鼓聲瑟瑟。忠彌卷起衣袖，高櫛裏取下十字長槍，走入院中。捕差數人侵入，見忠彌懼不敢前。）

第二場

情景 忠彌家之後進院中，前臨御茶之水崖上。起初捕差數人，往來奔馳，忠彌被捕差圍繞出。亂鬥四小時半，忠彌力盡被捕。

（亂鬥的形式，一任演者。）

捕差多數 捉住了！捉住了！

（副官菊池源右衛門，走近忠彌。）

菊池 如何費了這些手數，傷了這些人，你現在怎麼想法，也後悔嗎？

忠彌 哈哈……有甚麼後悔？我追懷一生，盡力地做了，這一來，心裏的苦悶，也可以減少幾分。現在到切腹的時間，只有

暫時的忍痛了。哈哈……

菊池 你還能站住嗎？

彌 甚麼話？我還是這個樣子！哈哈……

（忠彌雖有倦容，但仍穩穩地站着。）

——幕——